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今紀要卷八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濤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張炳

古今紀要卷八

宋 黃震 撰

隋

文帝姓普六茹本楊震後周太祖賜姓諱堅周宣帝后父嘗從武帝破齊静帝幼入總朝政矯宣帝之苛酷鄭譯劉昉矯詔引入周氏諸王在藩悉召至長安尉遲迥起兵韋孝寬討平之又廣陵杜喬生起元義討之司馬消難起王誼討之荆郢兵起賀若誼平之王謙以巴

蜀起梁叡平之　五王畢王賢等謀變被誅竟代周以長安城小徙龍首山　廢後梁七年　滅陳用賀若弼韓擒晉王廣楊素等　滅之　突厥請盟初来寇命衛王爽擊平之竇榮走又使史萬歲斬阿波可汗遂請盟右統一天下事　用蘇威高熲同參朝政天下稱平歲減賦役　裴政修律令後世遵用去梟轘及鞭法定死流徒杖皆　褒賞守令州縣多稱職梁彥光樊叔畧房恭懿等　減役每歲十二番為二十役　減調二疋為二丈　周末榷酒鹽悉罷之池井　求遺書牛弘請

以斷獄猶多命蘇威牛弘除律千餘條　置義倉

長孫平請輸籍法徧下諸州高熲議龐晃短高熲帝禮之愈密　府藏充減河北東租　盧賁閉糴除名本佐命臣　關中大旱流涕不御酒肉者一朞又帥民就食洛陽　仁壽宮成壯麗而怒　豆盧通貢綾之布焚之　死刑三奏　赦王伽所縱流囚李參等用爲雍令右節用愛民事　從何妥議樂用黃鍾一宮萬寶常祖孝孫定雅樂並不用　聽民出家營造經像　煩碎臨朝至日昃柳彧楊尚希諫不聽　明察臨下左右有過輒加重罪以錢帛遺之

得犯立斬　牛弘等議明堂不决而罷　盜邊粮一升以上斬　晚節法峻不復依律詔諸司論屬官罪於律外斟酌决杖　又以盜多一錢以上者弃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　信獨孤后及楊素言廢太子勇立晉王　廢學校劉炫諫不聽　王通上太平十二策不能用　晚年尤信佛道鬼神　信讒功臣故舊無終始保全者　懲周室微弱諸子分據大鎮迭相猜忌皆不以壽終秦王俊以奢侈免官死　蜀王秀以巫蠱死　漢王諒以反死

帝疾楊素輔太子為變令張衡侍疾俄而上崩中外頗異議 右帝失處

高熲 事主專 文帝得政即顧受驅馳 尉遲迴起兵先進破之 獻取陳之策陳人益弊 伐陳三軍咨稟 得君專 未得天下時帝已委心膂破尉遲迴委任益隆 前後短之者帝皆疎黜之 諫晉王納張麗華 諫廢立 諫伐高麗 有文武大畧明達世務推誠體國進取忠良以天下為己任 執政二十年朝野推服 削棄 楊素賀若弼韓禽等皆所薦餘不勝紀 有功於隋最多 以諫廢太子勇為獨孤后所間 帝終不能全之 為煬帝太常諫收召周齊樂工見殺

蘇威 守文護將妻以女逃之 雖為所逼亦居山寺諷讀為娛 授官並不拜 高熲薦之隋文聞

禪代之議遣歸田里　然其後為宇文化及光祿大夫化及敗歸越王同太宗平王世充以老病坐閭闔求謁太宗數之而不見又求謁高祖亦不納廉恥掃地　與高熲同心輔政天下稱平　然煬帝時與宇文述裴矩裴藴虞世基同掌朝政時號五貴卒為其所陷除名　煩碎自是　加五教以煩碎之辭百姓嗟怨江南多叛　定律令格式非簡久之法　凡公議惡人異已　子夔論樂與何妥分黨妥奏以朋黨威坐免連坐百餘家此亦威之過　帝謂威非詐清但狼戾不切求名太甚　父綽在魏作征稅法自謂如張弓誰能弛者威至是奏減賦役　因宮中銀幔鉤盛陳節儉　帝將殺人當前進之　諫築長城　盜賊起無敢言者威因玄感反言恐成厲階又獨隱殿柱言盜賊漸近又乞赦羣盜討高麗

清儉廉謹皆好處

楊素 代蘇威與高熲掌朝政 識度不如熲廉謹亦不如威 惟有戰伐之功 伐陳引舟師趨三峽巴陵以東無敢守者 江南羣盜所在平破 兩破突厥漢南無虜庭 為煬帝平漢王諒 御軍甚嚴然微功必録故士亦願從 為僕射時營仁壽宮頗言其侈麗 營獻皇后陵詔書褒美 貴盛貪侈近古未聞時人鄙之 柳述梁毗言之漸見踈 煬帝得為太子皆其力 文帝疾為煬帝防擬 善屬文 好陵轢 謂周武帝但恐富貴來逼臣

賀若弼 與韓擒皆平江南功臣 喜功名 量小 帝終始疑之 壽州刺史帝疑與尉遲迥作亂召之 高熲薦平江南忻然以為己任 伐陳先襲南徐恨不得叔寶 平陳後撰御授平陳七策 貴盛 怨不得為相怨高熲楊素謂惟能啖飯 以怨望幾死 與突厥比射殿前自明赤心

嘗謂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闘將非領將史萬
歲騎將非大將意以大將自許　煬帝尤疎忌之
卒見
殺

韓擒

北史作禽　守和州屢挫陳人　盧州總管委
以平陳之任　代陳為先鋒濟江　入朱雀門
擒叔寶　與若弼爭功上前　上指示突厥突厥
不敢仰視　將死鄰母見迎王者又或驚謁閻
羅王

史萬歲

良將　高熲謂古名良無以過　不脩營伍
無警夜而虜不敢犯　應變無方　年十
五從戰　命射羣鴈弟三者　自請於竇榮定擊
突厥馳斬其所撰挑戰壯士　高智慧亂江南深
入千里十旬轉闘七百餘戰　破南寧夷倒諸葛
紀功碑深入降之　突厥入寇聞其為將引去

以取南寧時受賂事覺除名

楊素害其功死之日天下寃之

劉方 亦良將 平李佛子有威惠

經畧林邑南過馬援銅柱八日

元冑 周趙王招謀害帝瞋目叩刀入衛急扶帝

走事類樊噲 坐事除名 煬帝殺之

李德林 幼聰敏就宅觀者車馬月餘不絶 該博

孝 美容儀善談吐 江揔謂河朔之英

舉秀才擢甲科 與顔之推判文林館 周武平

齊得之詔誥及山東人物一以委之謂之天上人

隋文受顧命曰願以死奉公 勸竟為大丞相

假黄鉞 羽檄頻至機速競發禪代詔策璽書皆

其辭 諫滅宇文氏由是品位不加 後以請買

市店益疎貶死 以江南抗衡作天命論 霸朝

雜集

盧思道 不解劉松所作碑銘閉户讀書後松又不解
思道所作 借魏收異書才學無著 文宣
挽歌惟思道之善者八首 聽蟬篇庾信歎美
勞生論指切當時 謂省大理而留太僕爲重畜
産賤刑名 言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笞
罪當贖 不持操行恃才陵轢宦塗淪滯 昌衡 從與
弟思道齊名 獨不言功 按對周使 徐州有
能名 牛觸死其所乘馬不受牛主價值 吏部
蘇威考之曰德爲
人表行爲士則

薛道衡 與盧思道李德林齊名 聘陳 答高妙陳
有四必克 以在吏部用人黨蘇威除名晉
王召之不從晉王由是銜之 空齋作丈户外有
人便怒 久當樞要才名益顯爭相與交 襄州
清簡人懷其惠 上文帝頌煬帝惡之
房謨彥勸之絶賓客道衡不以爲意見殺

李文博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　吏部薛道衡令在帷中察己行事　守道居貧衣食乏絶清操邁厲　謂房元齡曰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守何益　責虞世基子䖍容節曰賈誼當比年議論何事　秦孝王生男頒賜曰賞罰爲功過設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　古人得失如指諸掌　與吏幹爲縣丞得下考數歲不調惟道衡慰之

段文振膽智明達世務　坎齊晉州先登　破突厥從伐陳　破嘉州獠　請煬帝遣突厥出塞外　在鄴遇逈起兵棄母妻子而歸文帝　遺言遼東役貴速

元岩剛正　樂運輿櫬陳周宣帝八失岩力救之曰樂運不免吾將與俱　將誅烏丸軌不肯署詔　脫巾頓顙　在隋面折廷爭無所回避　輔蜀王秀鎮蜀法令明肅王不敢爲非

劉行本 諫殿前笞郎 爲左庶子責唐令則與太子昵狎 責夏侯福戲笑自謂非殿下弄臣爲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

梁毗 開皇初置御史官以鯁直拜治書侍御史 大興令無所迴避 西寧州蠻夷不相攻擊奏楊素擅權上大怒又極言之素自此恩寵漸衰 當時不畏素者惟毗與柳彧李綱

柳彧 當朝正色百寮所憚 平齊後留京者不預賞彧奏行之 不許高熲子請戲 諫刺史用武將 劾唐君明母喪娶 諫親細務 立楊素於庭詰其罪 請禁正月十五角觝 持節河北免贓汙二百餘人州縣肅然 楊素譖黜之

長孫平 請民間秋家出粟麥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或告邴紹誹謗因諫絕此法 突

厥相攻持節宣諭 歷州所在稱善 相州有能名正月望百姓衣畫矛甲為戲上怒免

常世康 尉迥之亂守絳關境肅清 不以得喪干懷慨然有止足之志 恬素 吏部選用平允請托不行 侍宴求退以為荊州揔管為政簡靜合境無訟 弟不仕晝以父時田宅與之

柳機 周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 寬簡有雅望 作牧俱稱寬惠 近侍無所損益

子述 尚主怙寵驕豪

蹇之 機從子風神爽亮進止可觀讀祝音韻清雅善談謔 常接對梁陳使者 前後奉使所得皆散之宗族 為齊王長史不能正救

昂 機族凡

乞勸學行禮 自是州縣置博士習禮

牛弘 乞開獻書之路言歷代書聚散 議明堂 議樂 論京房六十律不可行 正定新樂請改

恭練之禮　吏部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卑儉
寬厚簡訥　終始信任惟弘一人　煬帝引入
皇后對食　不
答妻告叔殺牛

蘇孝慈　請給職田免百寮
罷廨收息與民爭利

盧愷　諫用染工王神歡
聘陳依本國禮　每有敷奏侃然正色
諫簡老牛享士

宇文弼　吏部擢八縣令皆稱職　進伐齊策　與陳
將三戰三克　當官正色百寮所憚　與高
頍議煬帝
好聲色死

令狐熙　孝　滄州吏民恐其遷易　汴州令行禁止
上使相州取以為法考績為天下最　鎮嶺
南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為大化　乞改嶺
南同名州名　或譖受李佛子賂免子德棻

薛胄 兖州旬日部囚數百 察偽郡守之之官者堰淮泗水西流陂澤盡為良田 上封禪圖以納漢王諒 將除名

裴政 蕭詧鎖送荆州城下使誘梁元帝政許而告城中以援兵大至 在周與盧辯建六官撰朝儀司憲剖決如流用法寛平 在隋與蘓威定律令 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 諫太子寵雲定興襄州令行禁止稱神明

李諤 乞禁公卿死嫁賣妻妾 極論文體之弊謂貴賤賢愚惟務吟詠 乞禁當官矜伐 蘓威欲罷臨道店舍諤謂行旅之所依令依舊

劉昉 小人 與鄭譯謀引帝輔政 文帝心膂劉昉傘前鄭譯推後 恃此自驕 辟征尉遲迥

浙見疎
謀反誅

鄭譯　柳裘　皇甫績 外祖韋孝寬撫
養幼自尅厲

盧賁 受禪清宮請改周代旗幟　言宮懸七八不同
數人同引文帝入總萬機　帝嘗謂微昉等
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
子也實行詐顧命於我

李穆 周太祖芒山之敗墮馬穆突圍入援以從馬獲
全　撫慰關中所向充定　賜鐵券　奉十三
環金帶於文帝密表勸進　乞移都　拜　許宇
太師贊拜不名　象笏者百人貴戚莫比　渾 文述
國賦之半得為穆孫之嗣既而不予述
因李氏當為天子之讖構之　族誅

李圓通 為帝賬廚不許世子乳
母干請遂得托心腹

梁睿使代王謙為益州王謙反因討之劍南遂平威振西川夷獠歸附 乞討南寧夷 薛道衡令其勸進 上平陳策 上鎮守突厥十策 求退受金自汗

于義守武安專崇德教不尚威刑 爭財相訟者自取家財與之各懷愧耻 風教大治 鄭譯劉昉譖之 高熲以有經畧可討王謙昉上之 幼子

宣敏使蜀乞分王戚屬於是蜀王秀鎮蜀

陰壽監常孝寬討尉迥三軍紀綱皆取決於壽 高寶寧連結契丹討平之

骨儀清苦 時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濁貨獨儀厲志守常介然獨立

竇榮定少與文帝相厚娶帝姊 尉迥平後鎮洛州 突厥請盟

豆盧勣刺渭州鎮燒當羌 有惠政華夷悅服 烏鼠山涌泉 益州破王謙

梁士彥　晉州禦後齊　破尉迥入鄴城
文帝忌之怨望謀反誅

宇文忻　年十二能左右馳射　諫周武帝旋師拔齊
晉陽　擊鄴城拋戰者遂大敗尉迥　有善
事雖非忻所建亦相謂此必英公法
解兵法　有威名　與梁士彥謀逆誅

虞慶則　突厥將內附為使招之帝以高熲平慶則
降突厥並稱　平嶺南李世賢　南誅

趙煚　孝　從宇文泰攻洛陽留鎮撫　為周克陳十
九城　以習故事相隋又尋作旨出　與斛斯
徵不協救其死而不言　刺冀州有疾
民爭祈禱　置斗尺免奸詐　載蒿賜盜

趙芬　明習故事　所居之職皆有聲績　凡有疑
議輒為評斷　度尉迥之謀　隋文甚親信

楊尚希　尉迥發喪哭不哀視不安知其有他計先
逃之　州郡過多請罷諸郡　諫親細務

元褎 泣諫諸兄別居 商人訟其受金縱賊帳自誣服曰恐累善良

高勱 齊親王 剛直有才幹斛律明月每征伐引為副 宦官放縱欲斬之 乞收五品以上家累置三臺脅其死戰不從遂遁 為周所獲 周亡入隋 絕子胥廟牛酒之祭 上取陳策 洮州豪猾屏迹路不拾遺

侯莫陳穎 教豆盧勣撫慰稽胡羣胡悅服 瀛州免官百姓流涕 鎮邢州山東第一 桂州大崇恩信民夷悅服嶺南閩越不附拜南海太守

魏憺 具魏史

杜臺卿 采月令為玉燭寶典 患聾請修國史

崔仲方 與高熲議正朔服色　上書論取陳之策　會州平諸羌

于仲文 九歲謂讀書忠孝而已　不從尉迥之誘擒其將檀讓盡平河南諸郡　獄中上書自陳　屯白狼大破胡　以吏多奸令勘錄省中事　征遼出樂浪道宇文述先退遂敗

趙綽 刑部稱職　爭重盜賊法　爭蕭摩訶子作亂從坐　爭辛亶衣緋褌賜死　上每謂朕於卿無所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

賀婁子幹 有邊功　再破突厥　再破吐谷渾　議西營田非便　守營州鎮榆林塞甚爲虜所憚

杜彥 繼子幹守靈州胡馬不敢至塞

柳莊 啓後梁保境息民以覩變　蘇威稱其無世務學業　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爲其所譖

郎茂 見文帝非周武作象經因自結納　爲衛國令辭訟不詣州省　蘇威責人間五品不遜曰管內無五品之家　又奏罷餘粮簿　乞没王事者子不退田　劾宇文愷于文仲競河東銀窟　撰州郡圖經　無蹇諤之節見帝忌刻切歎

高構 前後典選莫及　牛弘典選擢用常問之　辭道衘爲文必先呈草　舉房杜等

伊婁謙 賛周武伐齊因聘齊覩釁　澤州清約得人攀戀數百里不絶

龐晃 帝令射雉爲富貴之驗　擘突厥　剛悍

李安 叔父㻋與周趙王謀殺文帝安告之

觀德王雄 文帝族子 寬容下士 野朝傾矚 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四貴文帝惡其得衆忌之

弟**達** 平陳後差品天下牧達為第一楊素言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唯達

蔡王智積 文帝族子 同州脩謹 在州未嘗遊戲 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 時延儒士所設惟餅果酒才三酌 女妓惟年節嘉慶奏於太妃 答勸治産業者曰昔平原露朽才帛若其多也吾幸無可露 守弘農清靜破玄感

太子勇 文帝長子 好學寬和 初為太子 諫徙民實塞 因飾馬鐙帝不悦 冬至百官朝之恩寵始衰 煬帝因譖之文獻皇后始為奪宗之計 楊素復譖之卒鍛成其獄廢之

秦孝王俊 第三子 好佛 伐陳山南道元帥 有令問 後漸奢免官 妃妬毒之

蜀王秀鎮蜀有膽氣煬帝忌之令楊素譖廢之

漢王諒并州管黃河以北皆隸之見諸兄以讒廢陰有異圖帝崩徵之遂反裴文安勸直趨霸上不從楊素擊之敗降

煬帝晉王廣營仁顯宮發天下奇材異石實園苑自長安所江都四十餘府築西苑緣渠作十六院清夜遊曲幸江都挽船八萬人皆衣錦括天下樂家子弟為樂戶築長城發丁男百餘萬造輿服近世莫及鶴自投氅營汾陽宮誅高熲賀若弼等巡河右通西域自京師入西北諸郡轉

輸塞外西方先困　自江東幸涿郡敕四方於前舡

選補　詔討高麗四右兵會於涿共一百一十三萬

三十八百人　議復伐所在盜起　詔伐高麗百道

俱進高麗乞降　帝在江都以禮餉豐薄除官四方

剥利以充貢獻　大業十三年唐公起義師於太原

入京師以代王侑爲帝遥尊帝爲太上皇明年義熙二年

宇文化及犯宫闈上崩于温室

恭帝侑煬帝長子元德太子之子　義兵入長安立之以唐公爲大丞

相封王明年遜位

楊素 煬帝之立皆其力 詳見文帝

張衡 幼有骨鯁風 扣馬諫周武居憂出獵 太學為同輩所推 煬帝奪宗之計多其所為 帝幸其宅留宴三日 驕貴 諫廣汾陽宮出守榆林 帝幸汾陽怒其不瘦損

郭衍 勸隋文殺周宗室禪代 晉王腹心 奪宗之謀欣然為之 勸帝取樂 然有撫御才

王韶 與元岩同以剛直稱 晉王鎮并蜀王鎮益妙選重望為僚佐故佐晉王鎮并 王甚憚之無事諮詢 自鎖諫王穿池起山 克金陵留鎮 求退

榮毗 楊素薦為華州長史 繩素左右無所寬貸

許善心　陳人聘隋隋留之至陳亡始悲泣而臣之
言宇文述私役宿衛之罪　化及弑逆獨不
謁朝堂　毋死不哭曰能死國難我
有兒矣　續父成梁書　神雀頌

房彥謙　孝　齊州主簿州境肅然　齊主之亡欲匡
救不果齊亡歸家　隋受禪無仕心常勢強
仕之　書諭贓賄慚懼　勉高熲考課　長葛令
稱慈父為天下長吏第一去之日百姓號哭　薛
道衡深交　責張衡不正救　棄官隱居　置司
隸官起房　謙為之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薦舉皆
表式彈射無怨　隋政漸亂靡不變節獨直道
守常介然孤立　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
為官貧遺子孫在清
白　尺牘為人所寶

高構　前後典選莫及　牛弘典選擢用必詢　道
衡作文必呈草　舉薦房杜等　滑稽辯給

衛玄 資州山獠解兵歸附者十餘萬去之日攀戀數百里不絶 征遼與代王侑留守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卒與宇文述破之 其後撫關中不能救百姓而貨賂公行

楊汪 少尚疎善鬬擊 長折節勤學 王遠欲求良田薦爲左丞汪奏之 爲大理一夜究二百餘因曲盡事情 祭酒百寮就學天下通儒皆萃焉 梁郡屢挫李密 爲王世充用被誅

宇文述 從伐陳平吳會 奪宗之計皆述教之貴金寶入京見楊約通於楊素謀廢立 因吐谷渾離散逐之雪山空其故地 與蘊感同參朝政容止便僻宿衞取則 有巧思 奇物異服進獻宫掖 征高麗大敗三十五萬 五千人還者僅二千七百人 破斬楊玄感 子化及

雲定興 女爲太子勇妃 以奇巧媚述

虞世基 初以雅淡文華著名其後專事逢君貪黷
陳主校獵作講武賦 傭書養親 煬帝重
其才使典機密 與宇文述等號五貴 承旨為
勅日且百紙無所遺謬 帝鴈門被圍乞重賞格
及停征遼既而不行由是稱詐 見帝不可諫由
是唯務取容 謂鼠竊雖多不足 慮楊義臣破
賊乞散其兵 淫侈納賄 弟世南
清貧未嘗賂之 化及殺之

裴蘊 逢君之惡 為太常益淫聲異技至三萬人
為戶部以貌閱人無得免丁賦 承旨戮玄感
之黨萬餘家 譖殺道衡
譖殺蘇威 作亂被誅

裴矩 撰西域圖記迎帝意 誘西域朝貢 勸大陳
中國之盛誇夷狄 帝謂大識朕心 以高麗
遣使於突厥始建征遼之策 議分始畢可汗之
衆召鴈門之圍 召江都婦女配驍果以安其心

迎拜化及　爲建德

制朝儀　居常亦廉勤

柳䛒 晉王引文學之士百餘人充學士䛒爲冠　爲

文必令潤色　帝爲文初效庾信及見䛒文體

遂變　顧問應答如響言雜俳諧彌見親愛

帝退朝常終日言宴諷誦至於同榻共席

來護兒 幼讀詩擊鼓而慨然滅賊取功名　斬世父

仇陶武子　大破高智慧於浙江窮其餘黨

帝圖其像以進　瀛州善政帝謂國步未康卿

爲名將天下無事又爲良二千石　從幸江都賜

牛酒謁墓宴父老　征遼斬高麗王弟建乘勝追

至平壤城下　再征遼聞玄感反因亟回師與宇

述斬平之　三征遼高元請降

三次皆出海道　請幸江都

周羅睺 仕陳從吳明徹伐齊躍馬突進莫不披靡獨

全衆而歸　豫章內史獄訟廷決不關吏手

吳世興讃之或勸其反拒絶之 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陳亡降隋 陳主卒哀經送葬 平晉王諒餘黨中流矢卒以冠未平柩不肯行 靈坐弓劒自動是日絳州陷

樊子蓋 帝問其清曰臣安敢清止小心不敢納賄耳朝江都賜米麥使謁墓謁故老 征遼守東都禦玄感 平絳賊盧楚村塢百姓大駭歸首者皆坑之 死見斷頭鬼前後重沓

楊義臣 破突厥達頭 破漢王諒將李景 平向海公破高士達斬張金稱帝惡其威名召之 賊由是復盛

麥鐵杖 日行五百里 爲盜没官執御傘每夜至南徐州爲盜 多從楊素每戰先登 征高麗先登死之 子孟子江都之難慨然復讎化及殺之

沈光 戲馬為天下冠 貧陝 升十丈竿透空而下號肉飛仙 征遼升十五丈竿墜地遇組復上 帝遇害與孟才錢傑復讎麾下數百人皆鬬死無一降者

萬俱羅 言聲聞數百步 大呼陷陣出入如飛

周法尚 敗陳將樊猛 平桂州盜 平遂州獠帝幸榆林請行宮為方陣四面外拒

史祥 代陳出九江道 帝東宮遺書甚念之 破漢王諒於黎陽

宇文愷 有巧思營仁壽宮 營東都皆極侈麗 北巡作千人大帳 觀風行殿推移如神 無非長君之器明堂圖議

闞毗 性巧 善書畫 增修輦輅 論屬車大駕 遼東城下諭賊弓弩亂發辭氣自若

何稠　博識舊物　性巧　爲鹵簿儀伏　遼水造橋二日而成中夜作八里城遲明而畢

王劭　博學　專以詭怪符讖阿媚　言河清　瑞石龜文　符命　皇隋靈感志　乞改漢王諒姓

袁充　亦劭之流　言隋日景長　言上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條　萃天變上事爲破突厥之祥

楊玄感　少時人謂其癡　鄆州莫敢隱欺　征遼督運黎陽詐稱討來護兒發兵反　至東都宇文述等敗之

誠節

劉弘　泉州禦高智慧至剝樹皮爲食

皇甫誕　諫楊諒反　與豆盧毓閉城拒諒而死

游元 正色拒玄感

馮慈明 李密獲而誘之答曰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 賊帥翟讓詬之勃然曰天子正使除汝輩不幸見獲豈從汝活遂死

張須陁 賑飢先開倉而後上狀 破王薄 號名將 帝令人圖形 破裴長才 破秦君弘 破左孝友 與李密戰死

楊善會 破斬張金稱 時山東能抗賊者唯善會七百餘戰未嘗敗衄 罵竇建德死

獨孤盛 化及兵入宿衛皆走盛獨罵之而死

堯君素 守河東不從屈突通之招 木鵝浮表達東都 唐使其妻至城下招之射殺其妻

張季珣　父祥楊諒兵燒城下拜乞驟雨　季珣拒李密力竭為所得不屈死

孝義

薛濬　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　隆冬五百餘里跣護歸葬　不勝喪而死帝遣丈祭之

王頒　父生辯為陳武帝所殺　代陳請行因發武帝冢而焚之

循吏

樊叔略　相州政為天下第一　司農稹植皆出人意表　朝廷疑滯輒為評理　無學術與理暗合　豪侈食必方丈

趙軌　拾桑椹還鄰家　父老酌水奉餞　壽州復芍陂　馬踐禾酬禾主直

辛公義　與役病者自療之遂變岷州之俗　獄事未終不還閤

魏德深　貴鄉館陶爭其為令所去悲哭所至鼓舞

酷吏

庫狄士文　居官清苦子噉官餅杖之僮隸無敢出門親舊絕迹賈鹽菜必於外境升粟之贓無所貸哭聲徧州境閉而捕之哭者彌甚死家無餘財三子朝夕不繼無納之者

田式　威氣待下壻登官所樓笞之奸贓必置之死

燕榮　流血盈前飲噉自若

趙仲卿　崔弘度　元弘嗣

王文同　恒山誅豪滑沙門為佛會者皆斬之帝怒斬之仇人噉其肉咸盡

儒林

元善　使陳使者拜通博在何妥下以謳耤音韻清朗為人所歸妥因講春秋難之謂高熲可付社稷後併得罪

辛彦之 掌周議制 與議稱爲金城陽池 獨貢供祭物

何妥 折蘇威正讀孝經之説 上八事 與蘇威相詆 論樂與音 與蘇威子論樂奏其朋黨

刺史箴指斥當世

房暉遠 牛弘稱爲五經庫 試經生四五百人無敢飾非

劉焯 古今滯義窮其祕奥 論難蜂起皆不能屈考石經磨滅 諸儒妬之爲飛章所謗除名然不行束脩者不教

劉炫 與劉焯閉户讀書十年不出 左圖右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 徧直三省不得官縣責賦役自陳求試 僞造連山易魯史記等取賞撫夷論風邉東不可伐 諸郡置學及流外給廪

皆發於炫　論往者州唯守丞縣唯令具僚則長官自辟今　大悉由吏部　纖介皆屬考功　牛弘不用　盜起教授不行自是以業不傳後為恨　從賊　賊破投縣不納凍餓死　炫名亞於焯稱二劉數百年無比　炫河間人　焯信都人

王孝籍　通五經　助王劭修史劭不之禮　省七年課役不免奏記牛弘亦知而不調

文學

劉臻　精兩漢書　稱漢聖

虞綽　與族人世南等居禁中以文學待詔　與異鳥銘　坐與玄感交變姓名亡匿

崔儦　大書門曰不讀五千卷書不得入此室

孫萬壽　有不得志詩當時傳誦　好事者書壁而玩之

杜正玄　應對如響下筆成章　楊素恃才傲物倉卒使作鸚鵡賦歎曰此真秀才　高麗百齊亦傳其文稱杜家新書

隱逸

李士謙　嘗母吐　固辭不仕　貸粟遇歉焚其契豐而償之不受　論報應　論治盜宜從肉刑

張文詡　通經　諸儒延為博士及州郡舉皆不就　事母孝　鄉人化其德　刈其麥者避而與之　鄰家墻不直毀舊堵以應之　貧不受賑恤時人比之閔子騫原憲

徐則　天台辭穀　尸解　此不當入隱逸傳

崔廓　里佐屈辱感激入山讀書　與李士謙交善時號李崔

藝術

庾季才　梁滅入周　贖俘隸　因災異戒宇文護歸政　言隋當受命　觀象知遷都　言袁充日

長之謬
遂得罪

楊伯醜前知與何妥
論易辭義皆異

張胄玄議歴三事與古不同 其一祖沖之於歲終創分四十六年差一度至梁虞劆以百八十六年移一度胄玄折中為八十三年合堯時與漢歴 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歴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胄玄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行速則月逐日少遲合朔加時以為損益秋分後日行百八十度春分後日行百七十六度 其三自古歴朔望交逢不問內外便蝕張賓創有外限但應蝕不蝕未明胄玄以月道行黄道內十二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奇而入經黄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即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黄道北蝕多驗行外

道則在南無由掩映　又超右獨異

者七事係推五星行度及日月掩蝕

許智藏　秦王俊疾召之豎夢亡妃泣明夜又

夢入靈府避之智藏至曰病已入心

萬寶常　妙達鍾律　因論樂調以箸叩食器宮商畢

諧　論鄭譯所定樂亡國之音請以木尺為

律以調樂器率下譯調二律　撰樂譜論旋宮之

法旋宮自漢以來無通者試之應手成曲　雅淡

不為時人所好　蘇威排之事竟寢聞太常樂淫

厲而哀知天下將相殺　時皆習鄭聲惟寶常歸

之於雅　貧餓

死焚所著書

古今紀要卷九

宋 黄震 撰

唐

高祖李淵 祖虎西魏柱國周閔帝追封唐公父昞世襲

高祖又領太原留守晉陽宫監 子世民與裴寂陰

以宫人侍淵脅之起兵使劉文靖詐為詔發太原西

河等民兵連和突厥擊西河斬高德儒入長安立代

王時煬帝留江都約法十二條大業十三年明年隋遜位降薛仁杲武德元年

破宋金剛三年走劉武周擒竇建德王世充四年

責突厥負約突厥請和七年並世民降蕭銑孝恭孝靖右平定

天下事賞孫伏伽諫李素立諫定均田租庸調法定

官制汰寺觀右好處以舜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

李綱諫不從建成為太子譖世民上亦猜嫌右失處

太宗世民知房杜明良相遇元齡謁見引為謀主王魏用讎徵勸

建成殺太宗馬周起疏遠周代何常陳便宜名為御史長孫無忌不以

外戚廢　尉遲敬德即使掌軍　高祖欲斬李靖名

置幕府聰明能知人處拒封德彝用魏徵最為聰明起太原較起豐沛者則易比因附漢之思者難定關中　破武周　平薛舉　擒建德

降世充　破黑闥　突厥深入滅平之　四夷無不

討除略定用兵未嘗少挫右神武漢高敵最強太宗所遇與光武畧等而高光不免勝負請討武周　乘勝降仁杲　霍邑不還師

突厥入寇諫徙都　信尉遲　習射殿庭不納諫者

右英果行師秋毫不犯　決刑奏覆　觀銅人罷鞭

背　因魏謐言仁義不殺降右仁恕毀隋宮室　不

忍營一閣右儉約天資有餘學道不足十八起兵二十四定天下未三十即大位涵養漸摩之功淺故所成就不免較兩漢之君相上下房杜輔政　王魏諫諍

英衛將帥　世南等學士　頡達等正五經　録刺

史姓名於屏風一時皆循吏用人之盛張蘊古進大寶

箴除大理丞裴矩諫殺受賂吏以賂試之戴冑前後犯顏

執法　孫伏伽諫騎射擢諫議　張元素諫修洛陽

劉洎諫機辯　王魏馬周諫尤多右納諫事漢高以明達能聽文

帝以寬恭能聽武帝以英果能聽太宗兼之然豁達不及漢高寬裕不及文帝故漸不克終　太宗誤聽少

論止盜謂輕徭薄賦自不為盜　有上書去佞臣請方以至誠治天下

論周秦脩短謂周仁義秦詐力　謂元齡為治莫若至公卿等執法賢相

謂朕不數赦　謂法令不欲數變

論創守元齡謂創難徵謂守難　謂人主一心攻者甚衆

右講明治道處王魏議論見本傳

謂侍臣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

頡利入朝且喜且懼　謂治國如治病日謹一日惟恐不終

論煬帝頡利覆亡朕與公等勿矜強盛　謂朕

思煬之亡二喜一懼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易至 右居安慮危處
中書詔勑有差門下當行駁正謂王珪 中書門下一品入閤諫官隨之 徵名儒為學官增學舍千二百間 畫功臣於淩煙閣 六條巡察守令 作帝範十二篇制度紀綱好處 口分世業授田近井田 租庸調歛民役財一近什 府衛寓兵 常貟任官規模好處漢所不及然亦是求詳於法度不如文帝篤於躬行故致治與文帝同而安静之福不及 頡利突厥俱來帝馳詣責之遂和 突厥入冦高陵上自出玄武

責之斬白馬盟頡利　頡利浸弱多請擊無忌謂棄信勞民遂止　鄭元璹請伐突厥上以新與盟不擊突利入朝上謂中國乂安四夷自服非上策乎

李靖襲突厥擒頡利用温彦博議處突厥於幽靈等處其酋長拜中郎將軍布列朝廷　康國求内附不受右符夷狄處

米斗三錢外户不閉道不拾遺右治效一則

時之久近漢高僅十年光武太宗皆三十年一則法有興廢漢高承秦光武遭王莽隋雖亂良法相因未改故治效最速

謂祖孝孫治隆替不由樂故唐世多淫聲　殺盧

尚祖辭交州都督殺張蘊古以奏李好德不當罪怒魏徵欲殺田舍翁停昏仆碑以皇甫德參誹謗諫修營厚斂以高昌為州縣絕薛延陀婚褚遂良諫伐高麗至無功始悔以讖誅李君羨託孤於褚遂良無忌而敬宗義府參之明不如漢高遼海之役擾及巴蜀黷武不如光武務安中國不事四夷自誇兼行將相不如漢高讓三傑營玉華九成儉約不如漢文矜學校之盛止為太平美觀故後世人才不由此出飛騎授經諸蕃入學亦止是欲誇武功之盛未嘗招隱逸故廬肬不及漢

不能定儲貳 故後世嫡庶多橫禍

結突厥 遺後患與之共功則責償無已

受天可汗號 喜功既為之主則叛服必勞中國故後世多夷狄之擾

用蕃將 終唐世用蕃將後有祿山之禍

立晉王 以其仁柔可全諸弟不知不能自保其身

右失處 文帝天資謙恭光武天資畏謹故二君過失較少

太祖八子

江夏王道宗 有將帥才 十七歲料劉武周與太宗意合 與李勣前鋒伐遼清道迎乘輿 最有識 守靈州破突厥斥地千里執頡利可汗 深入破吐谷渾 以百騎觀高麗形勢 為先鋒以四十騎破十倍衆 坐貪贓失部分是其兩失 晚好學禮士最賢 無忌遂良誣道宗貶死最

可罪　若握兵鎮外可以制武氏

淮陽壯王道元　有將帥之勇　年十五從擊宋金剛先登　討王世充戰多　與建德戰所發命中　擊黑闥深入取敗　六世孫漢為昌黎瑎諫敬宗沉香亭表孔温為刺史

河間元王孝恭　將帥才　威畧　天資高　縱朱粲之衆騰檄轍下　收用巴蜀收領子弟　縱戰艦破蕭銑　遣使綏輯嶺表降附四十九州　討輔公祐杯水變血以為賊授首之祥最有識　賊攻營堅卧不動　太宗不倚孝恭為邊帥而以諧名就閑　子晦治有異績

襄武王琛　有吏績　隰州政寛簡

漢陽王瓌　兩使頡利不屈　守荊州清静　子國貞　剛鯁清直世稱辦吏

淮安靖王神通 有戰功起兵應太原

襄邑王神符 有戰功兩破頡利

高祖二十二子 高祖兄澄湛洪皆不學

建成 王魏勸討黑闥結妃御

元吉 太宗射殺建成尉遲敬德射殺元吉 二王於太宗有聖愚之異高祖無知子之明故至此若建成得志秦叔寶等並起而攻之天下豈唐有哉

霍王元軌 與元名皆太宗兄弟之最賢者不得封建為屏藩而為武后所害惜哉 備德全才宗室之冠 魏證稱孝行曾閔不能過經學文學漢河間東平 毀瘠甚 菜食布衣終身 忌日

輒累晝不食　淹練故事　從獵笞不虛發羣豕為盡　李嘉運結賊殺嘉運不窮支黨　刺定州開門偃旗待突厥　歷六州所至閉閤讀書以吏事委長史　謙謹未嘗忤物　每朝上疏諫得失多所裨正　有大事常咨繹咨逮　魏證與言未嘗不自失　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

舒王元名　識度亦高　才德未及元軌　不拜尚宫未嘗問家業　善訓子　辭大州　數遊山林有高尚志　刺鄭州革諸王貴戚家人暴百姓　為治廉威　歷五州不治生産　嘗謂臣屬籍豈以州郡為仕進之資

韓王元嘉　藏書萬卷終日如布衣　閨門修整當世稱之　母病不食　居喪毀甚　孝友

徐康王元禮　有吏能　絳州有治名　善騎射

鄭惠王元懿 經術 數斷大獄 務寬平 有吏能

道孝王元慶 有吏能孝行 滑州以治績聞

魯王靈夔 好學善草隸通音律 五人亦高祖諸子之賢者

江夏王元祥 與滕蔣虢三王皆好財

太宗十四子

常山王承乾 臨朝言忠孝 退即循度 太宗遐教之升不至卒以悖逆廢為庶人

鬱林王恪 有文武材 太宗謂英果類我 惡於無忌陷大戮 母煬帝女 孫偉亦顯

濮恭王泰 置文學館得得引學士雖美事乃太宗故事藩王為之承乾其得安乎 月廩過皇

太子遂良諫　勅入居武德殿魏徵諫　三事皆
太宗誤之　以計傾承乾以言結晉王事罪在泰

越王貞

善騎射　涉文史　有吏幹　為宗室才王
監水不見首　武后之難與子沖死社稷

長孫皇后

天助興運必有賢妃　儉約類葛覃　不
對天下事類卷耳　下懷其仁類樛木
三事有古賢妃之美　遺言勿置玄齡　辭兄預
政　抑外戚　不許太子增叶器　與疾從帝討
叛　不許大赦度道人祓災　請薄葬
著論斥高后　太宗謂之良佐信然

長孫無忌

外戚之有才能功勞者　后凡　定計誅
建成　與蕭瑀論討突厥勸戢兵以待
懼貴亢解僕射　賜威鳳賦明建成之功　辭世
襲刺史　奪帝力定立晉王　帝又欲立吳王恪
爭止之卒誣殺恪恪臨刑呼曰社稷有靈　太宗
評無忌等可否蓋人才不及其初所以示激勸

受遺詔　諫立武氏　許敬宗引
宇文亡隋漢殺薄昭事諂之貶死
敬從父　諫隋
帝逐鹿　坐
朕免　太宗以
后族歲給廩
操從父弟　學術智謀政事三長
從晉王征伐常侍間祕謀　陝
州無井釃河入城　齊
楊益三州刺史皆最

房杜明良相遇　房謀杜斷同心恊濟　房寛容故
善謀杜英爽故能斷　蕭曹以質厚與高祖合
房杜以才高與太宗契易地則不相投　漢寛大
長者蕭曹為之故終漢世質勝文唐制度紀綱房
杜為之故後世有所憑藉　王魏善諫房杜遜其
直　英衛善兵房杜濟以文　帝定禍亂房杜不
言功　太宗英果二人濟以寛詳為益最大　天
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　太宗
欲復行周禮好文之心亦篤若房杜有伊周之學
足濟太宗所好必不快心於高麗元齡諫表乃及

字畫詩篇之末而欲以
文濟武可見其學之淺

房

知隋文無功德其亡跬步可待　渭北杖策上
謁一見如舊　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志
征伐未嘗不從獨收人物置幕府　與諸將密
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　當國無娟忌聞人善若
已有　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
盡所能　新進更用事不吝權　薦留如晦以為
王佐才　皆其為人主得人處　太宗比為鄧簡
討逆居守男子上變上斬男子責元齡不自信
謂宰相所以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戒閱細務乃勑
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　皆其得君之專
夙夜強勤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　議法處令
務為寬平　諫伐高麗　陳事千里如面對　胥
穿典籍善屬文　軍符府檄駐馬即辦文約理盡
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　武以事被責必稽

首請罷畏惕若無所容　相十五年以權寵隆累辭位　父病十旬不解衣居喪五月勺水不入口女為王妃　男尚主　晚病肩輿入殿　尚醫臨候尚食供膳　奏起居狀幸其第皆報功之厚

杜少英爽喜書　風流自命內負大節　臨機輒斷常參帷幄機祕方多事裁處無留　引士賢不肖皆得職　太宗折淮安王以蕭何先諸將與元齡共朝政典選咸得職　陳師合上拔士論陰諷如晦等以離間斥嶺表　辭職給常俸就第　醫候道相屬　輟瓜致奠　勒碑言痛悼意因夢往祭叔父　才辯多聞名節無取　封皆報之厚

淹倫以諭元齡遂白之秦王為參軍慮其往事隱太子則為太宗患　賦詩上賜銀鍾裁定東宮儀典薄　參預朝政所薦贏四十人皆知名　因蘇威以隱召故入太白山隋文謫戍江表　為煬帝中丞幸江都不諫　用事王世充

典二職貴重

楚客

如晦弟　尚奇節一語盡之於朝清白名　杜淹譖殺其兄因楚客順死淹當誅楚客請於如晦釋之　建成難作遁萬山　為中郎將入直盡夕不釋仗　守蒲州有能名　攝府事

元穎

如晦五世孫　穆宗以其多識以威肅聞　朝章不閒歲至相　為西川廉珍異獻敬宗南詔請誅之以謝蜀人

魏徵

與王珪為諫諍之臣然不同　王激濁揚清好善疾惡　魏恥君不及堯舜有責難陳善意可見三代遺直之風　王魏太宗所憚　馬褚太宗所親皆諫諍臣　王魏言人所難言馬褚識切闕失而已　以堯舜為準　仁義為本　修己安民為說　三者論諫綱領　勸行仁義　謂道德未傳仁義未厚由未盡誠信最中太宗之病　至公形迹　良臣忠臣　兼聽偏聽　而從後言

同心朋黨　告訐至公　彊直擅權　忠讜誹謗

此皆規諫綱目最有功於貞觀　諫停鄭仁基

聘女為充華感以人情　諫捶吏以靖蛙改館宮

御　諫層觀望昭陵感以孝心　三者皆言人所

難言　三諫謂初道諫中悅而從諫末勉強受諫

十漸一駿馬珍恠二勞民三樂身四暱小人五

貴異物六讒佞行七田獵八詰臣下九恃功興兵

遠夷十徭役　諫置突厥塞內惟此事不從　諫

迎高昌及西域諸國貢　諫遣使西域市馬　昭

仁宮供奉不精多譴責諫刑賞由喜怒以隋為監

諫黜中男為兵　諫伐嶺南酋長馮盎　諫封禪

諫公主資過厚　諫疑大臣　諫飛仙宮　諫

黜不切之言　俛首破陣樂諦觀慶善　賦兩漢

詩太宗知約我以禮　與封德彝論治道最有識

有志膽犯顏進諫逢甚怒神色不徙天子亦霽

威賁育不能過　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

每諫不從發言輒不應　右諫諍事　有大志通
貫書術　典故參議得失　奏引諸儒校禮書
作類禮　決尚書省滯訟　傅太子　勸建成縱
釋降者以散黑闥之衆　安諭河北　貸傳送人李志
安李思行　勸建成殺太宗　計若行生民之禍未
已　黎陽陷仕建德近臨難苟免然亦管仲不死
之意於建成亦然　薦杜正倫侯君集宰相才既
死人以為阿黨知不及元齡　安集山東說李勣
知天命歸唐然不歸
太宗未為知天命

尉遲敬德

勇毅強直之士　與秦瓊段志元程知節
皆太宗戰將　本劉武周降將太宗釋囚
賜金使去得駕馭之道終身收敬德之用　刺單
雄信救秦王　擒王琬馳黑闥陣秦王得出　開
門待刺客　輕騎敗突厥　奪槊　皆勇毅處
得財必散之士卒　太子以金招不從非利能動

勸太宗先發　射殺元吉　請高祖詔諸軍聽秦王　不濫及支黨　敗突厥　擊道宗目幾眇　諫封高麗以誅巢隱功蒙太宗保全　晚年致仕謝客

李靖

與李勣皆開基大將　有專征方面之功　二人靖為優然亦止為將帥　將帥全才無施不可　平蕭銑　平輔公祏　三千騎喋血定襄襲破可汗斥地自陰山至大漠　平吐谷渾決策深入四事皆大功擒頡利功尤大　平江漢用舟師討突厥吐谷渾用騎兵　以江淮兵屯大谷諸將多敗靖以全歸　其才無施不可似韓信　用兵率以神速為主　入江陵號令靜嚴不籍拒戰者家貲　率兵南巡得郡九十六所過問疾苦延見長吏宣布天子恩意此二事得弔伐之義非諸將所及　與舅韓禽虎論兵嘆其可論孫吳　牛洪許以王佐才　楊素拊其床曰卿終當坐此

高祖將斬之大呼　圖蕭銑逗留詔許紹斬之紹為請　既斬冉肇則帝謂使功不如使過　以沈厚稱　富貴知止　通史書不屑作章句儒　王珪稱其才兼文武　賜靈壽杖　顧征高麗

客師　靖弟　屢戰封公致仕　馳獵孫令問元宗闕　不衰　烏烏從翔人謂烏賊　舊知　奉養

蕭瑀　勤幹耿介　識量不洪　性鯁急鄙浮華　非劉孝標辯命論　高祖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　抑過糾違無所憚　詔必審覆　太宗謂太上皇有廢立議瑀不可以利怵死懼守道耿介古無以過　房杜得君事任稍分乘釁切議辭旨疏蹶　右僕射時　請封建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　右再相時　議論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不適而向法深　房魏溫彥博頗截正之其言多黜　元齡等小過瑀即痛劾御史大夫中狹每言元齡輩朋黨盜權帝諭解曉謂帝偏信　右

同中書時　賜疾風勁草詩蕃為上皇欲廢立發
謀諭義成公主解突厥圍　因突厥圍鴈門說
下詔赦高麗　右煬帝時　拜太子太保太子迎
拜　侍佛溺於家風非所謂豪傑　太宗謚為貞
禍　從子鈞相高宗　孫嵩相元宗　嵩子華相
肅宗復相德宗　復孫置相懿宗華孫俛相穆宗
倣相宣宗溝相
僖宗八葉宰相

段志元　敗桑顯和屈突通驍勇　勒兵章武門軍門
夜不開持重　為王世充所擒奪馬馳歸似
李廣　夜不開門納使者似亞夫　不納劍
隱太子金帛識去就破建德　平東都　文昌南
西川節度犀蠻畏服　帥荊南　旱不
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　子成式

劉洪基　與府開山劉政會柴紹任瓌丘行恭丘師利
皆佐命之有軍功者　執王威　斬宋老生

下馮翊　徇扶風京師平功第一　先勝衛文
昇　堅壁破宋金剛　築障遮突厥　戰駐驛山
有功　薛舉拘之不屈　謚武
周脫歸　臨難不屈散財親黨

屈突通 節誼清正之士　為隋文覆出隱馬二萬請
免監牧千五百人之死忠正近厚　為煬帝
召漢王諒占對無屈　守河東力盡被禽　討王
世充不以二子之私害義　三者皆見節義　從
平仁果不取珍用可見其清太宗別賜亦得旌別
之道　破賊劉迦論十萬　破楊元感　分秦王
麾下之半以圍洛卒平世充　寧食
葱清白死不變　謚忠配享太宗

殷開山 招下羣盜副劉洪基　敗於薛舉除名本工
尺牘將畧非所長從平仁果　征黑闥道卒
配享
高祖

柴紹 夫婦同佐命　劉洪基之儔　其妻平陽公主起司竹　破宋老生下臨汾絳　敗桑顯和遂平京師　彈琵琶破黨項　平梁師都

長孫順德 無忌族叔　有佐命功　募士兵數萬從平霍邑臨汾絳郡　追執突厥　帝賜帛視之與魏張武同所以保全勳戚自此為澤州折節為政以嚴明稱　太宗閱功臣圖見像憐之

張亮 小人之資好擿隱伏以是進身終亦自敗　為刑部直韋挺奏免張仲文死其事近厚　破高麗副將之力　功非君集比而罪與之均　元齡以沉果引之所至有績　養假子五百人有怪謀遣元齡斬之

侯君集 在諸將功最高　討吐谷渾為李靖決計專征平高昌　後貴好書典選有譽　太子

承乾引問計事覺斬之　帝命靖教以兵
法奏靖欲反靖曰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

張公謹 謀畧勇敢之士　投癰決巢隱之策　代州
屯田省運　條突厥六可取狀　數言時政
得失　襄州惠政
太宗辰日哭之

程知節 秦叔寶之流驍勇識見相似　與叔寶同舍
世充　皆自李密來降　破金剛建德世充
秦王左右手
死不捨去

虞世南 德行　忠直　文學　父荔卒毀不勝喪
繼叔陷陳寶應布衣飯蔬　沉靜寡欲　世
基貴盛世南貧約一不改　宇文化及殺世基抱
持號訴請代　右德行　煬帝愛其才疾其峭正
不用　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議論持正　諫獻
陵厚送終禮　不和宮體詩自扶流俗所益甚大

諫數出畋獵　亨見頗勿矜功　太宗謂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　右忠直　學于吳十年情思不懈　文章婉縟慕徐陵　世基辭章倩勁世南博聰名二虞　暗疏列女傳無一字誤書為世祕愛　右文學　太宗稱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　言山壞蛇見大水恐有冤獄請慮囚而不知乃女禍之兆　没後帝夢進讜言

劉政會 告王威反執之　守太原輯戎政　為武周所執密表賊形勢　配享高祖

奇 政會子　薦張鷟　御史不受謝

崇望 政會七世孫兄弟四人同幕論王重榮　止禁卒掠

唐儉 談說之士　說秦王建大計　知頡利不可取是識成敗　身幽辱能發獨孤懷恩反謀是知君臣大義　投馬搏豕以諷太宗是識事體輕重禽武周封府庫以待奏正　使頡利李靖伐之

脫身還　說士多反　為辨謗
覆儉亦說士之賢者　**次**儉之後
畧憲宗立召之

李勣英公　本姓徐　粗有氣節　質厚而識不足
從李密不利主之敗啓密自上土地　將畧
亦靖之流亞　靖未嘗敗勣嘗敗於建德　從太
宗平建德世充黑闥元明　受靖節制破公祏
破薛延陀再戰北磧定　平高麗　二事是其方
面功　破突厥意與靖合　料敵應變皆契事
聞人善嗟嘆　戰勝功歸于下　得金帛散士卒
遣將必奇麗福艾者　引杜正倫高季輔禮戴
胄是知人　姊病為粥燎鬚　請葬李密割肉啖
單雄信而收其子　太宗剪鬚為之和藥　紹宴
託孤頓首嚙指流血　出之疊州使高宗授以僕
射冀其死力　至訪立昭儀則答以家事　託孤
亦太宗過用其量　付弟弼以子孫誚毋令
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　孫敬業以反誅

秦瓊 畧與敬德同而不見其失 來護兒弔其母喪可謂知人 與程知節舍王世充來降是有識 與羅士信襲明月營 海曲先登 捍衛李密策馬來降 破尉遲討世充建德黑闥常先鋒取敵驍將說士於萬衆中皆是其驍勇事 太宗立石人馬旌戰功 預誅巢隱

高儉 字士廉 三世僕射 為丘和破窩長真 與長孫定計 討隱太子 守蜀變惡疾畏鬼之俗興復學校 廝引汶江廣溉道 吏部用人地無不當 焚藁 因賣婚為氏族志

以上二十三人并河間元王孝恭為凌煙功臣而孝恭居無忌之次 高儉名春瓊傳不載見呂溫功臣贊 柴紹許紹皆贈荆州都督封譙國公呂溫以為許舊史會要皆以為柴今從史 永徽致祭者七人徵士廉瑀志元洪基世南瓊新史謂始終著名者止此然二十四人惟亮君集凶終

于志寧　有諫諍之益然猶有畏避蓋其剛毅不足
議七廟以涼非王業所因　止封建　起復
教太子若諫幾見剌　高宗時馮翊石隕對以無
災而戒　樂引後進然畏嫌不能薦達　分賜田
定本草不
爭武后立

蘇世長　機辨之士　諫諍有益　十歲上書周武帝
世充歸唐答高祖以管仲雍齒及竇融事
諫涇陽獵不滿十旬　陽言披香殿隋煬帝所
作　諫獵武功不聽　使突厥不屈節却其賂遺
嗜酒簡率
守巴溺死

薛收　文學謀策之士　太宗待以公輔　人才不在
房杜王魏下　不幸短命　不肯仕隋而歸唐
書檄露布馬上占辭　策收世充建德　觀隋
宮室以奢儉諷太宗　諫畋獵　父道衡　年三十三

元超 收子事高宗　見省中磐石流涕以祖所草
制　諫蕃酋挾弓　諫太子獵　武氏用事
陽喑
卒

褚亮 文學知謀　圖史經目輒誌　十八賦詩江
總諸人皆服　秦王征伐嘗在軍中預秘謀

姚思廉 節義學問　仕隋厲聲却唐兵　高祖義之
太宗遺之皆當　傳父察漢書業　與魏徵
卒父梁陳二書業
諫幸九成宮

陸德明 經行兼修不降其志　始冠與名儒承光殿
屢奪祭酒徐孝克說與魯達孔褒相酬難莫
能詘　善明理言以易為當時冠徐文遠傳　徐
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
義偏折其要　恥為王世充子師服巴豆遺利而
去　論誤甚多傳於世太宗嘉其博辨賜其家

經書釋文

傳中不載

孔頴達 經學文章忠直之士 八歲閣記三禮義宗煬帝召儒生議論頴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遣客刺之匿楊元感家免不獨才高見忌諸儒集議亦易啓爭端如石渠白虎皆是 劉焯質疑大畏服 善屬文上釋奠頌 受詔與顏師古撰五經正義春秋詩書禮記易 歷術難精明堂難定諸儒多從其說可見精博 皇太子令撰孝經正義因文以盡箴諷太子稍不法爭不已乳夫人謂太子長不宜面折對以蒙國恩死不恨剴切愈至 給事中數以忠言進 太宗之失正在矜伐頴達問對箴其膏肓 三世司業 人才比師古而操修過之 王恭以同撰正義馬嘉運以駁正義皆附傳 恭講三禮別為義證甚精博 弟子百人嘉運治儒學長議論 掊摭正義人服其精

授業千人

李玄道 為王世充所執寢甚安 以義裁君廓 雖只二事可見其為人

李守素 通姓氏學號肉譜 世南欲以人物志目之論人物至北地則笑而不答 當時惟杜淹能抗之

蔡允恭 工詩 恥為煬帝諷誦教宮人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斥 經事化及建德後梁春秋

顔相時 師古弟 通儒高行 以學聞 諫議有爭臣風 師古死 不勝哀而卒

許敬宗 名在奸臣傳 不觀其行故為其所惑 貞觀之治衆君子扶之不足武氏之惡一敬宗

濟之有餘

薛元敬 邁之子　大畧類收謹畏過之未見謀策與收及族兄德音號河東三鳳元敬最少為鶉雛　文翰稱職　收附結房杜元敬未嘗申款曲房杜為小記室不可親踈

稷 道衡曾孫

蓋文達 實抗集諸生講論劉焯劉軌思孔穎達皆至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叩　每講偏舉先儒義而必暢王恭所說

蘇勗

以上十五人并房杜世南為十八學士房居首杜居三虞居十二　太宗為天策將軍時作文學館於宮之西收聘賢才並以本官為學士命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在選中者天下慕之號登瀛洲

薛收死以

劉孝孫補

劉孝孫少知名　事王世充弟辯　辯降獨孝孫　攀援引劍送之

褚遂良太宗晚節諫諍之臣　受遺託孫能守其節　由魏徵見太宗本以書而能繼其諫諍

諫封禪　諫觀史　諫太子諸王宜有定分　諫造漆盌雕俎　諫諸王年幼為刺史　論魏王泰嫡庶不明定立晉王　請絕薛延陀婚　諫伐高麗帝已可之李勣詆其計　平高昌諫歲調兵屯駐　請還太子東宮迎師傅　諫勿受莫離支金適合太宗怒之之意　受遺詔　諫立武氏叩頭還笏貶死　譖殺劉洎　無忌殺　吳王皆為晉王計然於唐計則疎洎初欲立濮王　識義帖　飛雉集宫中

荅以寶雞

王珪　論諫與魏齊稱　諫廬江王瑗　諫祖孝孫授宮中音樂數被譴　史載納諫止此二事　確論謂元齡孜孜奉國靖蕪資文武彥博敷奏詳明冑濟繁治劇徵恥君不及堯舜自處以激濁揚清教魏王泰忠孝為善　正公主見舅姑禮　不見喜愠　報平時餽遺之人　奉寡嫂　撫孤姪周宗族　帝為立家廟毋期其必貴喜其與房杜游

馬周　才識敏達　為何常條二十餘事即拜御史得君過房杜王魏　廢浚儀令瑫韋挺是輔贊不如房杜　論事切時多待其次之說　論大安宮但欲營雉堞門觀　論幸九成宮則謂詔已下業不中止顧示還期　論樂工與皂鳴玉曳履則謂朝命若不可追不宜列士大夫　諫營不急之務民勞而怨然言役而不及兵　是諫諍不及王魏　言太上皇不親享宗廟　宗室功臣襲封

寵諸王過厚　授調馬入官爵　但得州良刺史
消渴焚所上章　給直責宅賜奴婢什器　奉
使稱職賜何常帛　賜飛白書　定九品服色三
品以上紫四五朱六七綠八九青　為人曠達鄉
人薄之逆旅主人不顧　刺史奚達怒數召責
為浚儀令崔賢所辱　何常薦其忠孝　密州趙
文本高其才

載　周子　與裴行儉典選時稱裴馬

劉文靜　與裴寂同為佐命　文靜智勇才畧之士寂
佞諛恩幸之臣　文靜以才高見忌故誅寂
以恩幸私昵故免　高祖殺文靜而寵寂是不能
以公滅私即欲以建成為太子一等見識　文靜
妾兄告變高祖謂反明甚　韋雲起告寂反高祖
謂所以訊吏欲天下人信公不反　文靜只是才
智之士　以宮女侍　晉裴寂　矯殺王威高君
雅　和突厥　敗屈突通之將桑顯和而見敗於

薛舉　以裴寂軋己怨望

裴寂　太宗與李靖定謀因寂以劫高祖　高祖謂使我至此者公也貴震當世　勲不稱位　寂論破河東而後趨京師秦王欲速入關若從寂言即楊元感攻東都李密持王世充同見庸人無智謀

請討劉武周遂失太原幾喪興王根本　以妖言免

許世緒　謀畧之士首説唐起兵

許紹　與卬和皆以地附唐而有功者　以夷陵歸唐助破蕭銑　守夷陵全流人數十萬義感二邦殺掠為止

紹子　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　紹幼高祖同學　圍師射之遂免相高宗　守虔州相州人刋石頌美有受賂者賜清白箴

任環 劉洪基之傳 兼有智勇 請收左輔取永豐倉 守穀州拒王世充 願為一介使入關 歷任有功 以計殺質子徐圓明不能拔虞城 親故多受賕

丘和 本非賢知 會緣功名之會 迹同許紹 人物不及遠甚 然以寛惠得吏士 故能自安於擾攘 饋煬帝精腆 發元冑罪二事全是小人 以交趾歸唐

丘行恭 驍勇亦叔寶知節之流亞 斬奴賊降其衆聚萬人迎謁渭北 與誅巢隱 隨秦王嘗世充虛實 拔箭以己馬衛太宗破賊 功最高單功外無足稱 史臣取其能以禮法自全

温大雅 佐命文臣 兄弟同事 主文檄 定儀典鎮洛 圖隱太子 改葬其先祖利弟

彦博 以人才論之 去房杜遠甚 起義之初 人才未衆三人事隋素有聞望 太宗不得不收用

臣高麗　請置降匈奴五原塞此二事是識不遠　吏部煩碎是才不逮　為中書耗思殫神蘊畜之薄　被執突厥不對國虛實進見必陳政事利害二事是所長

大有　同大雅　掌機密　參軍下西河　大雅

四世孫造見稱宗

皇甫無逸　忠孝　世充篡棄母妻斬關歸唐　聞漢王反知父死　承母疾問憂悴而卒　巡撫蜀黜貪用廉善　所須市他境燈盡斷帶為炷　治嚴明廉介

李襲志　以地歸唐　斬說據嶺表者是有識　誘至嶺南六十餘州　守桂二十八年南荒便之

是有襲譽才識不減其兄　說商世師據永豐倉才

襲譽　斬突厥使　巡江南引水築塘民多歸下　祿賜散親　餘糧寫書

姜謩 佐命有武功吏事者　以晉陽長識高祖　部勒一夕濟河　撫隴外敗薛舉　秦刺勃吏撫以恩信人喜

確 工匠技巧罷械之才　討高昌造攻械磨班超紀功碑而自刻　朝見太平官府之營繕咨而後行　諫征高麗從行中流矢卒　魏徵恐啟太宗侈心嘗勸斥之

皎 確子　元宗以藩邸舊恩卧內陪燕　洩禁中語流死

崔爲善 才幹清察　定傅仁筠李淳風二家歷　勸高祖圖天下　諫奪服　太宗聞謠言捕謗之者　曲如鉤例封侯

李嗣真 善音律　鐸振空地得黃鍾衆樂遂和　對武后以程嬰杵臼中宗乃安

杜伏威 與張士貴李子和范君璋羅藝王君廓皆盜賊歸唐者　伏威地最廣盡有江東淮南南

屬嶺東至海 與輔公祏為盜胥下苗海潮 以婦人服辱隋將陳稜敗之 太宗招降賜姓位元吉上 好仙餌雲母卒

薛萬均 專以武勇力戰成功 與羅藝歸款 以百騎為藝破建德十萬 與弟萬徹率死士百破建德二十萬 與萬徹副柴紹走突厥平梁師都 與萬徹從靖討吐谷渾 勇蓋三軍 副君集平高昌 清宮不謹下獄死

萬徹 萬均之傳 副勣破薛延陀 伐高麗再勝 太宗謂名將惟道宗勣萬徹而已 帝謂非大勝即大敗 與房遺愛謀輔荆王高宗誅之

盛彥師 智勇忠義之士 料李密伏熊耳山斬之 見執於徐元明作書令弟堅守 既還高祖以罪

誅之　以待其家不禮誅陳

寶遇及平生所惡數十家

盧尚祖 有牧御才　隋末募士捕盜所向有功　堅守不屈宇文化及　從討公祐　破馮惠亮

陳正通　據光州歸唐　歷蔣壽瀛州有能名　命督交州許而復辭斬之

劉世讓 忠義有謀之士　以瀘州歸唐　平唐弼餘黨　沒薛舉告守者自固事與彥師同然元明壯彥師而置之薛舉重世讓而不害乃皆為高祖所誅　逃還言獨孤懷恩反狀脫高祖於項刻之間　責鄭元璹為夷狄作說客尤見其忠策取馬邑降高滿政見其智　突厥患之反間見誅

李君羨 有功無罪以讖濫誅　破宋金剛　破世充

子元應轉軍糧從破黑闥建德先登摧鋒

與尉遲破突厥於渭橋　小名五娘

子官邑皆武應謠言女武王遂誅

竇威 文學淹通 諸竇喜武威獨尚文 諸兄試為書癡 為隋秘書郎十年不調故學益博 高祖入關典禮湮缺威裁定制度 論政必陳古今 在隋諸兄以軍功位通顯至唐世威乃最達

軌 為將以勇敢立功 罪在多殺功不足掩罪 募衆千餘迎謁長春宮 下永豐倉收兵五千 襲黃欽山斬將破稽胡 討薛舉降餘黨 走吐谷渾党項 從討世充 悉平蜀盜 在蜀未嘗解甲不用命即誅 以甥為腹心夜呼不至斬之 遣奴取漿借頭明法 入蜀盡殺驅騎後者 擅殺韋雲起 洛州下 追獲桑顯和 說降羅諸縣按游末民皆趨本

琮 士信 迎獨孤武追留除名亦 軌兄子 在家孝行 為守寬惠竇氏才之窮

抗 之最賢 父疾五旬不弛帶居喪哀癯過常 毋卒數號絕 岐州幽州以寬惠聞 與高極平生歡宮中稱為舅 未嘗干事得外戚體

從平薛舉功第一 **靜** 抗子 知識之士牧御之才 平東都冊勳 竇氏之最能者 并州屯田寂不能難歲收數十萬斛 請斷石嶺為障塞制突厥之入寂不能難後世賴之 為司農面折趙元楷聚斂意在諷太宗 諫處頡利河南 諸將征突厥為陳虛實

韋挺 奏禁辰日不哭婚嫁燕樂 馬周以其狠非宰相器不用 謂可粗使令主遼東餉苦寒未進見廢 王珪數嘗薦之

李綱 風節强直之士 慕張綱故名 仕周不詣齊王憲 事隋太子勇請正唐令則罪 事高祖論竇誕養成元吉過惡 諫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 頻諫建成不從請解尚書 太子承乾為立碑 綱所處父子兄弟之際 綱孫 武氏皆人所難惟其一心故皆著節

安靜 革命來俊臣

殺之　自綱五世同居安靜

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李大亮　才畧忠節之士　為土門令責所乘馬貲業貧瘠招撫亡散擊盜輒平　單馬說行胡賊豪帥　為使禽張安善　走輔公祏　安撫西北土上言停招慰省勞役　討吐谷渾俘其名王　都督凉州寮表臺使求名鷹　宿衛嘗假寐　性忠謹　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　妻子未嘗見惰容　事兄嫂以禮聞　位通顯居狹陋　寫書留官舍　破公祏以功賜奴婢百悉縱之　破吐谷渾復賜百五十遺親戚　葬宗族無後者三十　報張弼　臨終請罷遼東役以關中為意　死之日家惟米五斛　諫置降詔河南　元齡稱其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　子

道裕　議張亮反形未具太宗不暇省歲餘以為刑部

迥秀　大亮族孫

媚張易之論減　妻詈婢毋不樂去妻　中宗旌表門閭

戴胄　堅正剛強　以君臣大義諫世充篡　大理執免詭蔭死罪及監門失覺無忌帶力死罪　犯顏諫正　事之機切無不閑幹局明強善簿最參處法意至析秋毫隨類指櫃言若湧泉　為僕射明敏長於操決無宿疑　為談論與魏徵更日供奉　奏已削槀所存僅諫修洛陽宮疏　典選好抑文雅獎法吏時訾其寡學　以凡子志德後

志德　父子相繼　以不解事僕射笑還嫗牒歸善於君

劉洎　剛直果敢　言太子宜尊賢重道因直東宮獨言太宗面詰上書者之過　請精選左右丞諫止太宗譏辯謂君臣往復議論自有體　征遼輔皇太子監國欲按法誅大臣　褚遂良誣以

欲行伊霍事賜死此以剛果輕發取禍　再拜尚書右丞復治如徵時　後世以其諫太宗有卓識

崔仁師　仁恕重厚　按獄以情罪止魁惡　仁恕因無異辭　王元度請廢侍書舊學仁師條奏罪之　有司以反逆兄弟緣坐法為輕仁師議不改　上清暑賦諷翠微宮　口陳移用費數千各無一謬亦强敏一事　知機務　遂良忌之流連州

陳叔達　明辯文雅　所為近厚尚在君子之科　陳宣帝子　與温大雅同莞機密書冊詔誥皆其筆　明辯善為容每占奏搢紳屬目　薦江左落長安士　以母病渴賜蒲萄不舉　建成閒閱極意救辯太宗　以閨簿汙漫為有司所劾太宗為掩護之

楊仁恭　才能足以立功名　廉正沖厚亦善類　隋子孫　守甘州不苛細徼人安之　破楊元

感　為涼州葱嶺以東奉貢　應機設距走突厥倍道克瓜州　撫威守文述等惡其廉正出之為洛州都督性沖厚以禮自閑衛人方以石慶　謚孝敢立身揚名之意

師道 仁恭弟

文揚周謹　清警有才思　善草隸工詩　未嘗語禁省事　讀孔光傳想其遺風　太宗訪羣臣才術師道有推進而無甄品　為吏部四海人物非所練悉　以貴冑典選專抑貴勢親黨以遠嫌是怯懦處　太宗視遇隆渥而謂其資性純淑實怯懦不更事可謂愛知其惡

封倫 字德彝

小人以奸邪逢君者　揣隋文用婦言營仁壽宮　揣煬帝愎諫嚴刑吝賞　陰為虞世基栽畫謟承主意　以秘策干高祖悅之隱剌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為誠　密請高祖亟圖秦王　復白太子以乞美　高祖議廢立又固諫止倫意實主隱剌數進忠策正欲探太宗意間

成太宗之罪　與蕭瑀論事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　外陋秦而賄贈狼籍莫探其膺肺　議討世充必克此以强弱之形論　討突厥入寇擊之便是探秦王意　與魏徵論治道一事乃國家存亡所係賴太宗明於用舍　唐臨追劾之

裴矩

以小才長君之惡　好學有文藻智數多識故事　巡撫嶺南綏集二十餘州　經畧西域破吐谷渾　煬帝勤遠畧進西域圖　太宗巡塞北奏爲高麗伐遼始此　斬史蜀胡悉始畢不朝　諫太宗以縑試吏而殺之　年八十精明多識矩傳言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惟矩挺節無穢聲而楊仁恭傳乃言矩忝掌選事受賕不法二說不同

宇文士及

諂佞竊位無才可稱　徒以外戚貴緣富貴　欵結高祖以贖罪以女弟爲昭儀見

覲禮其本末可知　不對妻問遽召事　美歎嘉木帝斥為佞　啗拭肉餅　自奉侈劉洎改恭諡縱

鄭善果中人之質可上可下　母賢能曉政治善果處決當理則悅不則責愧之故所至有績事類隽不疑母　歸唐奉法持正　九歲以死事襲爵受諂號慟有孝之質惜不能充　為宇文化及督戰非移忠於孝　母亡而名衰非所謂揚名

鄭元璹不以孝稱而奉使著節非所謂知本者　傳稱五使絕域所書止四事　與襄武王琛使突厥　劉武周與突厥掎角汾晉詔諭使可汗兵留數年不辱　突厥數十萬攻太原持節往勞口伐可汗頡利引還　貞觀後使突厥知其三年必亡

權萬紀 利口之覆邦家者亦足殺身 漢江充息夫躬之流 劾元齡珪不平非徵力言房王幾遭疎間 復為御史奏宣饒可治銀數百萬斤還第 帝使輔齊王祐見殺

懷恩 族孫更五州威名赫然 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

閻立德 工匠技巧之才 製袞冕御物 征遼時洪州造大航 遼澤二百里淖為築橋置道無留行 營襄城宮以不可居免

立本 文學為工藝所掩 太宗泛春苑池以主爵郎中俯伏圖畫 羞畫師之名 高宗時使與姜恪並相有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蔣儼 使高麗不屈 蒲州禁奸 數諫中宗於東宮 責田游巖不諫太子

韋宏機 使西突厥裂裙為西征詔 修檀州學為司農積三十萬助太宗 修隋宮室

姜師度 河北鑿運渠 陝州依高為廥注米舟中 所至傜役紛紛然所就必為後世利

强循 雍州參軍人多渴死循教 渠水一方利之號强公渠

張知謇 兄弟五人皆明經擢第 門皆列戟 勑子孫經不明不得舉 知謇歷十一州 知泰 知默附

武氏

岑文本 忠孝文才 亦有鑒識 為父詣司隸理冤得直 事母以孝顯 撫弟姪篤恩義 帝欲出其弟文昭以母所鍾念泣下 太宗稱其忠謹 不願兼攝東宫官布恩 為中書令有憂色不營產業 口未嘗言家事 十四作蓮花賦合臺嗟賞 奏籍田三元頌文致華贍 策令叢遽口占無遺意 從伐遼東事一委任 凡此皆其文才 從伐遼神用頓衰卒是才有所窮亦太

宗用過其量　太宗自舉尊與機務以代師古取輔公祏諫止侵掠　魏王泰有寵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

孫義事中宗

李百藥 孝義文學　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好獎後進俸祿與親黨共之　七歲知刈琅邪稻事春秋鄗子藉稻　帝京篇帝歎其身老才壯齒宿意新　輪藻沉鬱詩尤所長　止封建杜伏威飲以石灰酒宿疾皆愈　子

安期 父子皆七歲能文　自其祖德林三世掌制誥

令狐德棻 史學　秘書丞振職　請求遺書數年畧備　唐承南北五代無正史建議成書為益甚大　高宗問冠髻高大謂君象也晉將亡衣小而裳大　又對王伯之問曰王任德伯任刑　又對薄賦斂省征役　又對禹湯桀紂興亡謂桀紂惑嬖戮賢可謂見微　五世孫峘撰元宗實錄

克以良
史稱

李延壽史學 追終父太師南北史時人以其年少位下不堪稱 過七史本書而無志 進太宗政典高宗
答美直筆

李仁實史學 著格論通歷

韋雲起剛直强幹 事迹多在隋 面奏柳述豪傑緣主壻私握兵權 述後舉雲起亦慕祁奚之意 言山東人自作門戶為朋黨 劾世基裴蘊怙寵方命有變不以聞 諫討世充須關中安士氣餘飽 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 為人有行行之風故不得其死 竇軌以其弟事隱太子殺之

孫伏迦諫諍之臣　武德初言三事　一受獻鷂琵琶弓矢　二百戲散樂　三請選太子諸王僚友　諫赦後責賊支黨　表置諫官　諫太宗馳射　為大理卿言司農市木橦倍直皆切中時病　高祖以其最先諫不次見拔太宗亦悅其言伏迦諫諍正藐世長即有縱横之風　除御史憮喜色人服其量

張元素亦諫諍之臣　論隋亡由君自尊　諫治洛陽宫回天之力　苦諫太子承乾惡之遣戶奴撾擊刺客伺之　景城戶曹建德欲殺之邑人千餘泣請代曰清吏

高馮文武正直之才　御史彈治不避權要　數上書言得失　太宗賜鍾乳辨藥石之言　為吏部善銓叙人物上賜金背鏡光清鑒　列上五事天下大定而刑未措　身率節儉而營繕未息

畿內數州士倸役多　勲戚家貸息加懲革　外官品卑未得祿

張行成 方正之士　為御史糾劾嚴正　劉炫許其體局方正廊廟才此論盡之　事太宗三事一論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　二論兼行將相事與臣下爭功　三諫皇太子從幸宜留監國

高祖求才用特達者張銳薦之太宗謂朕自舉無先容是掠美　對高宗地震謂女謁用事大臣陰謀遠過世南志寧

易之 行成子 久旱乞去流涕

杜正倫 鯁亮才能識量未足　隋世一門三秀皆高第　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辨治稱　董思恭與論文謂覺頓進　為左史言一言之失且筆之太子稍失顯諫無所避諫之不從輒道帝密語督切不當如此　求與城南杜同譜不得既貴鑿杜固南杜不振處宗族不當如此　以洩太宗語

怖太子貶　撫李義府
纍缺為所誣高宗出之

崔敦禮節義功名之士　太宗朝奉使稱職者　慕
徒慕　穆武為人見其志之所存　以終考之亦非
李勣破薛延陀　廬江王執問朝廷事不言有使之節　與
　通知四夷情偽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
有使之才　綏定回鶻立嗣而還有使之功
　及為高宗執政傳遂無可録之事

楊洪禮將帥之才　楊素弟子　伐遼出賊背袍仗
精整上壯之曰越公兒有家風　副丘道巖
核處容殺焉者王降駁支擭龜兹于闐
王　征遼與遂良敬宗三人掌機務

盧承慶才學　稱職　美儀矩博學而才　入奏軍
事太宗傳其辨稱參軍職　典選三加漕凡
溺者考能著人善稱考功職　帝問歷代戶版引
據該詳稱民部職　以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以

遊事盡以尚書臣掌之為出位　為高宗執政無可旨　臨終戒子得中制

劉德威有幹畧　為將有軍功　從劉仁基討淮賊手劒賊酋　陷於劉武周自拔歸盡上虛實　從平洛陽　刺綿州政廉平　論寛猛視主之好最當　荅太宗刑網疎密在臣不在君　閨門友睦俸祿分宗親

審禮孝義二百口同居　**易從**周興誣殺之　孝義劉家寛平子

傅奕術數通博而不失其正但量不足　荅漢王諒熒惑入東井為黄道所由沮其不軌之心　以承亂當變更乞改正朔服色制禮作樂　論官貴簡約　律失於煩　張道源乞減官曹文簿繁總　奕獨是之　奕上書極詆浮圖張道源佐之與蕭瑀辨髙識　壽八十三　自誌羚羊角碎佛齒胡僧咒奕而自仆

呂才 術數通博而不拘泥 與祖孝孫參論樂律一日即解三局象經算數 太宗命刪陰陽書百篇 造方城圖地理 造教飛騎戰陣圖兵法 辨十宅五姓 禄命由積善 葬止欲人不見

郭孝恪 才畧之士 謁秦王策平建德 論軍謀軍食 得安西歡心 虜焉耆王進破龜茲不設備中流矢卒

張儉 邊將有操守謀畧者 拒頡利稱詒求取 不禁新附民往來 營州都督破高麗 率吐蕃兵征遼 朔州營田歲收數十萬水旱免饑 單騎召酋帥 三戟張家

程務挺 父振 對太宗辨對不屈號名將 禦突厥坐裴炎事斬 虜為立祠

史大柰 有軍功 攻桑顯和 從平長安 從秦王平薛舉世充等功殊等 以下蕃將

馮盎 將帥才 識天命 善治民 諸將中才畧最優 平羅竇洞獠 隋亡破諸賊有蕃禺蒼梧朱崖地 不肯僭王 為治善閱簿最發奸擿伏得民懽心 以地歸唐 或譖其反魏徵勸懷以德

子智戴 將帥才克肖其父 勇而有謀 能撫衆 得士死力酋帥皆樂屬之 太宗指雲問賊

阿史那社尒 智勇 忠孝仁廉雖中國亦難其人 本突厥次子 貞觀入朝尚主 父死哀毀 志平延陀不忘先可汗心 諫頡利用兵入典朝衛屯兵四十年 建牙磧北治衆十年無課斂 平高昌受賞皆取老弱陳弊 討龜茲不受郭孝恪金玉飾翫用 下七十城禽其王年十一以智勇聞 說于闐入朝使生中國稍涉學問當遠過英衛

阿史那忠 忠孝清謹特興夷狄 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金日磾

執失思力 智勇鯁亮之士 再諫太宗逐免鹿 諭降渾斛薩部落 從江夏王討薛延陀示羸敗之 與平吐谷渾 尚主 坐與房遺愛交流徙

契苾何力 忠義智勇 正觀內屬 征高麗不殺剌已者 奮擊吐谷渾帝欲與以薛萬均官對曰恐四夷聞之重夷輕漢 薛延陀欲屈之云我大唐烈士割耳自誓 太宗以尚主贖之 諫延陀婚知其憂疑而死不戰而禽 勸帝令延陀親迎 討死處月朱邪孤注 輕騎安撫鐵勒九姓 副李勣伐高麗虜其王

黑齒常之 高宗朝

李多祚 中宗朝 並係蕃

忠義 夏侯端 高祖使招慰河南 王世充以吏部印綬相之不受間道走卒 史所傳卅三人

劉感 高祖使城涇州仁杲執之令約賊降感至城下令堅守仁杲射殺之罵益甚

常達 敗仁杲 薛舉紿刼之終不屈

羅士信 十四先登擊賊陷黑闥不屈死

敬君弘

馮立 並事隱太子殊死戰 太宗義立舍之誓以死報 敗突厥於渭橋 守廣州不飲貪泉

呂子臧 守隋南陽煬帝亡發喪方送欵鄧州危赴朱粲死

王行敏 見執於黑闥不屈死

李元通 定州為黑闥所破使為將不肯自潰腹死

李育德 與兄厚德及三弟皆陳州力戰死於世充

張道源 陷建德密請乘虛擣心膂

孝友

張士巖 父病獺銜鯁至 吮母癰

焦懷肅 母病嘗唾

張進昭 母墮左手終截左腕

張公藝 北齊至唐九世同居

李知本 與弟知隱子孫百餘 背用無間賊戒不入

張志寛 母疾 輙病

劉君良 四世同居 妻 易雞令鬬去妻

王少玄 遺腹生十歲以血 漬野骨滲得父骨

任敬臣 五歲母喪哀毁 七歲聞 立身揚名之訓刻志從學

沈季詮 母溺江投江少 頃還持母臂出

隱逸

王績 王通弟 大業中丞太史嗜酒還鄉 易老莊 置牀頭他書罕讀 斗酒學士 太學焦革家 善釀求為其丞 作酒譜 立杜康祠 醉鄉記 五斗先生 自誌墓 以醉失職 無心子自託

孫思邈 隋文召不拜職云五十年聖人生 答盧照鄰問疾 心小膽大仁方智圓 畏為本 魏徵修史屢咨所遺 壽百餘歲

循吏

韋仁壽 高祖使治越置七州十五縣酋豪悅服

張允濟 婦家還壻牛 境不拾遺

李素立 諫高祖殺人 三尺法天下共 瀚海都護受酒一杯

薛大鼎 滄州水利 與瀛州鄭德冀州賈敦頤皆有治名河北稱鐺脚

儒學

徐曠 謂沈重紙上語 左氏為一時冠李密得而師事之 孫有功

陸德明 見前

曹憲 古文復興 諆桂林叢珠 始以文選授諸生

孔穎達 蓋文達 見前

顏師古 太宗詔釐正五經 為太子承乾注漢書時稱孟堅忠臣 刋正古篇竒字雜引商賈富室子素議薄之 帝謂學可稱事親居官無聞傲然負才及頻被譴罔然喪沮 謝客蕭散好圖書 定封禪儀

歐陽詢 潭人 博貫經史 倣羲之書險勁過之高麗遣求 宿索碑三日 不擇紙筆貌侵鋭 子通相武后不附武氏見中宗

朱子奢 持節平高麗百濟新羅之憾夷人尊畏為發春秋祠然納其美女 因高祖祔主請建七廟 諫帝觀起居録諫加上書者罪

張嗣宗 授太宗經 戲謂功過先聖太宗即位問所欲得官願得國子祭酒因與之

谷那律 褚遂良稱為九經庫 對太宗凡為油衣當不漏

敬播 初置太子司議郎播為之人榮其清近 與令狐德棻撰晉書 撰漢書注四十篇 時漢書學大興劉伯莊秦景通劉訥言皆名家景通弟暐號大小秦君治漢書者非其傳為無法

徐齊聃 八歲召試太宗賜佩刀 諫毀無忌廟 子堅事武氏孫嶠事元宗皆中書舍人

文藝

袁朗 陳後主使為月賦 芝草嘉蓮三頌 事隋在唐事齊王 十二世祖滂漢司徒 其間淑覬粲皆死宋難昂 父憲立後主著節齊梁 從弟承序 旁白刃不避

賀德仁 學行可師 兄弟八人比漢荀氏 太守王伯仁改其里曰高陽里

謝偃 塵影賦 張蘊古上大寶箴偃亦上惟皇誠德賦 玉牒真記勸封禪 時李百藥工詩時稱

李詩
謝賦

劉延祐　尉渭南治第一
　李勣戒其自抑

崔信明　端午日中生有異雀集占曰當文顯而位不
　高　鄭世翼因楓落吳江冷之句求見其全
　投之
　水

張昌齡　以文浮靡為考功郎王師旦
　所絀　貞觀末獻翠微宮頌

李淳風　父播棄官為道士　通羣書　明步天歷筭
　　方
　　技
　與傅仁均爭歷法議者多附淳風　直太史
　局制渾儀　太宗因女武代王之讖欲求殺之對
　以天命不可去徒刑戮無辜恐復生壯者　占候
　吉凶若符契　與筭博士正五曹孫
　子等書　麟德歷代戊寅歷最密

袁天綱 善相謂杜淹蘭臺學堂全以文顯 王珪天地相臨官五品 韋挺面如虎以武出官 武后龍瞳鳳頸若女當作天子 岑文本學堂瑩夷眉過目文振天下 馬周伏犀貫腦背若有負然面色赤耳無根不壽 張行成晚得官 卒於火山令 自知四月死 子客師 亦傳其術 高宗令射鼠入一出四 渡江復還見婁師德至舟復渡

張憬藏 技與天綱同 劉仁軌魏元忠姚崇裴光庭等皆常問之

甄權 針庫狄嶔肩立能射 撰金針方明堂圖 百三歲

許胤宗 陳太后病風煮藥床下熏之擢義興太守 武德時為散騎常侍療關中骨蒸傳染 不著方書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候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樂與病值惟一物攻之氣純

而愈速

餘文仲論風與氣尤精　武后使著書　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惟頭風足氣上氣藥可常御　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針刺餘皆以時消息著四時輕重術

奸臣許敬宗交善心　太宗署文學館　駐蹕山草詔勸高宗立武后　逐韓瑗來濟褚遂良　殺長孫無忌梁王上官儀對帝立　改實録

唐初起兵割據者附見

李密亂世奸雄粗有智勇不足言英傑　能為楊玄感畫三策元感不用而敗　不能用柴孝和策為唐所先　不能用徐鴻客挾煬帝策　謂唐公見推天下無可慮墮唐計　受越王侗官追宇文

化及墮世充計　兵計在食得與洛倉洛口倉不能守　讀項羽傳其志可知　不能用李世勣等不明似羽　殺翟讓不義似羽　用兵與世充更勝負則去羽遠甚　既為世充所敗歸唐自比竇融　詔經畧東都復召之懼而反盛彦師斬之

王世充奸詐亂賊　其能與李密相持所謂以詐遇詐　世充每捷必歸功於下虜獲盡與士卒密則不恤士戰勝無所賜予此二人勝負　密無根本不可持久世充有洛陽為根本此所以勝密本非智勇足以勝　篡隋三年國號鄭太宗禽之徙蜀旋為獨孤脩德殺之

竇建德盜亦有道如隗囂之流　起高雞泊止是盜賊而文以奸詐　恩遇隋官及士人　任王琮不殺河間守民　討化及不留顧徃關中及東都者赦麴稜　絕世充　待淮安王同安公主以客禮

斬殺王軌奴反軌首　釋世勣　用凌敬策釋
裴志昂陳君賓張道源　凡皆所以收衆得地故
最失　赦世充爲太宗所禽不知天命　不用凌
黑闥再起唐再用大師而後克　信讒殺王伏寳
敬策不知兵
自立爲夏王

薛舉　盜賊之强悍者　與子仁杲據隴西　兵强馬
壯太宗本以持久破之劉文静輕出幾敗唐事
仁杲　賊悍　稱萬人敵而殘忍之薛氏無天命舉
亦自知其敗　糧乏降　太宗斬之　太宗
取之所謂迅雷不及掩
耳　號西秦五年滅

李軌　寅緣竊據初無智勇　以讖李氏當興
曹珍等降拜之　起凉州　三年滅

蕭銑　李軌之流　後梁宣帝曾孫故得衆
易　降李靖　高祖斬之　五年滅

劉武周 盜賊之强悍者 高祖以裴寂元吉當武周輕失根本之地非 太宗神武唐祚幾危 據馬邑 太宗破金剛武周聞之走突厥 太宗禽建德仁杲武周黑闥皆一道先堅壁剉其鋭乘勝追奔使不得再為計

宋金剛 與武周相表裏太宗破之

高開道 盜賊之反覆者 初依賊格謙 謙敗亡海曲漸掠州縣陷漁陽自稱燕王 浮圖高曇晟招之既而殺曇晟 因羅藝請降既又連突厥入寇又降藝請兵擊破之 勢窮疑得罪不敢降 其愛將張金樹攻之自殺 凡八年

劉黑闥 盜賊之强悍者 建德既禽其妻不聞其民以金帛散遣將士民亦懷之唐起河東澤未能施

於河北故黒闥再亂無不響應

徐圓朗　亦寅縁竊據者　隋末爭天下在關中齊魯去關中遠故得後亡

輔公祐　據丹陽　自謂江南非取天下者所必爭故為盗易非河北羣盗比　李靖禽之

沈法興　滅於李子通

李子通　降末伏滅

朱粲　盗最酷虐　降唐復反見殺

林士弘　據虔州趙郡王孝恭平之

張善安　據豫章李大亮執之皆江洋羣盗自相屠戮　初無智勇

梁師都 兵雖非稱地占要害 據朔方引突厥臨關中為唐害最深 叚德操有功於唐不少

師都欲説處羅三道入寇其害尤深處羅之死天祐唐多矣

劉季真 盗之反覆者 離石胡人東晋亂華之餘無足録者

苑君璋 勸武周與唐合縱不從與武周歸突厥高祖召之不從 突厥亂遂歸唐

羅藝 自為幽州總管不受化及建德招為煬帝發喪 奉地歸唐謀反死

王君廓 為盗歸李密不禮歸唐 結廬江王瑗為亂斬之以為已功 奔突厥死

古今紀要卷九

古今紀要卷十

宋 黄震 撰

唐

高宗　罷遼東之役　止土木之功　日引刺史入閤問百姓疾苦及政治　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無忌以元舅輔所言無不嘉納永徽有貞觀風未立武后以前得處　納武氏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立武氏為后

遂良韓瑗來濟以諫立眼無忌見殺　大權悉歸武后號二聖　後又引元萬頃劉禕之等參決禁中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　廢太子　自遂良韓瑗死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李善感諫作奉天宮天下謂鳳鳴朝陽立武后後失處

相

長孫無忌　褚遂良並受遺詔　皆諫立武氏被禍

李勣太宗托孤　答立昭儀陛下家事

高季輔名馮

于志寧不爭立武后

張行成言女禍以上並見太宗

韓瑗泣諫廢王后 遂良貶極言雪之亦貶卒

來濟護兒子 篤志文章 善議論 諫立武氏言齊威遺老人食諷役丁多 坐遂良貶庭州見突厥戰沒 初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共依石仲覽言志三人欲作相處約願為通事舍人後皆如其言 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將

崔敦禮為相無可錄

杜正倫撫李義府釁訴為所誣 並詳見太宗

李義府 在奸臣傳　與來濟以文顯稱來李　獻承
華蔵若讜直者　長孫無忌奏斥之亟謀於
許敬宗之甥上表請廢后立昭儀　未幾為相卒
相與誅棄大臣而后得肆志　王義方廷劾之見
逐　上戒其子婿撓法勃然而去上始不悅
以贓貶劉祥道訊之流死　笑中有刀

許敬宗 勸立武氏　誅逐大臣
並詳見太宗奸臣類

辛茂將　**任雅相**

許圉師 見太宗
許紹下

盧承慶 為相無可書
詳見太宗

上官儀 議廢武后　自遂良等屠覆莫敢正議獨儀
納忠　敬宗誣與梁王謀逆殺之政始歸后

劉祥道 父林甫在武德定律令請四時聽選官無滯人 祥道世知選事陳六事 一入流歲千四百人大多 二內外官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乞歲入流五百人 三庠序諸生未聞甄異 四唐有天下四十年未舉秀才 五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 六三省都事主事乞參用士疏 大獄不食 為相憂不自堪丐病夫封泰山為終獻

齊賢 子 帝憚方直 齊賢豈捕盜人耶 武后時辯裴炎不反

竇德玄

孫處約 為中書舍人 一人足辦事

姜恪 技巧之人 詳見太宗姜謩下

劉仁軌 止是方面之才　好學値亂畫地書空為陳倉尉殺折衝魯寧　諫獵　解劉仁願百濟之圍封禪被召自以便宜留屯因自以便宜平之而代之鎮守　因經畧高麗　高宗封嵩山仁軌率新羅倭四國酋長赴會　副李勣平高麗破新羅　御史表異式參使引法既軌政薦為司元大夫　請慰齊戰沒者　武后臨朝陳呂后禍敗規之　以私隙陷李敬玄於敗因姜嗣宗語及裴炎反事竟擠之死是其失處

楊武　戴至德　李安期 百藥子詳見太宗

張文瓘 餞李靖入朝靖贈一人佩刀一人玉帶以文瓘無施不可獨不贈　靖極推引同為宰相　諫土木征伐　大理不旬日斷獄四百無怨言嘗小疾諸囚齋禱及其遷又皆垂涙　平恕比

戴胄 佗宰相奏事上必問與文瓘議未 新羅叛力疾請息兵修德 不肯損堂饌曰若不稱職當自引避

文瓘 萬石張家

文琮 好自冩書 上文皇帝頌 建川尚淫祀不立社稷始建之

閻立本 文學為藝所掩 見太宗

李敬玄 入崇賢館讀秘書 典選雖萬員不忘姓氏 劉仁軌與有隙請其代討吐蕃大敗

郝處俊 擊高麗 諫高宗餌丹 對魏泰法寬 諫與二王觀赤縣太常音技東西朋 諫傳位武氏 操履無玷 武氏不能害 子

象賢 武后惡處俊誅之臨刑極罵自此木室囚口

薛元超 武氏用事陽喑卒 見太宗薛收類

李義琰 太原尉與李勣廷辯 與郝處俊諫高宗使武后攝政 章懷太子之廢赦宮臣罪皆舞

踊獨引咎泣涕　顧問鯁切不回　宅無正
寢弟市材送之不許　致仕而去時比疏廣

高智周　帝令與丞尉均取俸　治尚文雅　行部先
見諸生質經疑及政得失既乃録獄訟考耕
餉　與薛元超治章懷太子
獄無異同　為相罔衰去位

裴炎　魏玄同　岑長倩　並見中宗

崔知溫　靈川司馬遷渾斛薩萬帳於河北民得耗
耕廣顧善水草亦感恩　蘭州大破黨項

郭正一　與魏玄同同拜平章始此　執政久明習故
事　詔勅多出其手　因劉思禮大敗於吐
蕃乞勿事侵擾俟力有
餘　武后時周興誣殺之

劉景先

諸臣

裴行儉 舉明經　蘇定方教以兵　立昭儀謂國家憂從此始　安西都護西域慕義　與馬戴典選號裴馬　長名銓榜注法　孫軍深入萬里擒阿史那都支及以李應匐糧車伏軍破突厥從間突厥縛溫傅　裴炎害其功工書與陰陽知蘇味道王劇他日掌銓衡　知王揚盧駱浮躁衒露可至令長　引程務挺等為世名將　軍吏跌碼碯盤碎色不少吝　上賜以都支資産盡分親故

王義方 解所乘馬贈省父病者　不造權勢　獨孤愆以儒顯義方之論出其上　待魏徵死後取其妻侄曰非附宰相感知己　貶吉安酌水誓海天雲開露　教吉安人以禮樂人人悅順　因張亮得罪亮兄子死徒步送歸葬之　顯慶中封仗劾李義府卒貶死　魏徵愛之　每恨太直卒

以疾惡不容於時

韓思彥 兄弟訟者飲以乳　開倉賑民然後聞　賊殺人無主名集兒童數百暮出之　太白見勸帝修德帝因責李義府　讓義府八品官不言得失　劾武惟良擅用司農賦二百萬　義府與諸武譜為山陽丞　按釋尉遲敬德于姓之冤不受其贈　為丞數月自免去放蹟江淮間　為張僧徹作頌名其所餉為孝子絲　復召忘朝儀不舞蹈武后令李敬玄劾去之　子

琬 事睿宗元宗

楊弘武 弘禮弟　帝責授官非才對曰臣妻剛悍所屬以諷武氏

員半千 宋劉凝之十世孫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因姓員　舉童子元齡異之　與何

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　義方謂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名半千　八科皆中　咸亨中上書自誇　為武德尉以自發縣粟濟旱見囚薛元超持節讓太守釋之　答帝天地人三陣之問　厭尉畢劇求使吐蕃武后見之詔入閣供奉　擢正議大夫兼右控鶴以非古乞罷控鶴忤吉　武三思忌之出刺豪蘄州不願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所至禮化大行歷事五君有清白節　樂山水開元時上居堯山沮水間　年九十四卒吏民哭之

蕭鈞 諫議時兩事　一爭盧文操盜庫財之死　一爭太常為宮人通訊之死

邢文偉 為太子典膳丞減膳諫太子曰古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今史既缺官膳得奉職由是知名　帝稱直日授右史武氏　事見中宗

馮元常　諫中宮權重　詳見中宗

姜晦　御史中丞臺儀稍振　太常少卿閑廐稍備　主選賦賍賂塞流品有叙

唐臨　萬泉丞縱囚歸農事約如期還　韋挺與江夏王道宗越次語責其亂班　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　訊囚無復訴者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絶意　蕭齡之受賍當死以刑不上大夫奏免之　儉薄寡欲務掩人過　見妻子必正衣冠　事太宗高宗　孫紹事睿宗

韋思謙　御史動摇山岳　劾遂良市地不加直遂良復相出之　清水　大丈夫居敢言地須明目張膽報天子　辨張仁禕被誣　令耳目官侍立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　御史大夫顔色莊重見王公未嘗屈禮　子承慶嗣立　事中宗

善音律　郊廟燕會樂曲皆

韋萬石　萬石與太史姚元辨所增損

太宗時以介直任　永徽時降睦州妖賊攻

崔義玄　陳義眞討王世充數用其謀　拒黄君漢分

所掠金帛　通章句學正音攺疑謬

賛决武氏為后以后旨按無忌等

良將　忠而有識　貧將攺葬妻使因征遼

薛仁貴　應募　著白衣破高麗將　太宗謂舊將皆

老莫如卿　萬年宫水暴至獨護高宗　破賀魯

乞還軌熟家屬識　破高麗洞貫五甲　破契丹

於黑山執其王　三箭定天山天山者鐵勒部落

所保九姓遂東　迎高麗泉男生因降扶餘威震

遼海遂鎮平壤　提卒二千下遼海四十城撫存

之　擊吐蕃郭待封違約大敗於烏海　象州召

還擊突厥脫兜鍪示之

下馬羅拜子納事元宗

王方翼墾田九墨為富 安定令滅大姓 奏支趙持蒲 蝗不入肅州 破虜引月城 西戎震服

蘇烈字定方 十五先登 滅三國皆生執其國王 賀魯 都曼 百濟 葱嶺以西遂定

黑齒常之百濟人高宗招降之 再破吐蕃 墾田河源歲收百餘萬 治軍七年吐蕃喪膽

孝友

程袁母病十年不解帶 每哭羣鳥鳴翔

宋思禮歲旱母疾禱泉出庭中

鄭潛濯刺血書禱神伏母火神許二字不化

裴敬彛年十四訟父枉心悸疾歸父已卒

梁文貞守邊親亡穿壙汎掃喑嘿三十年

隱逸

田游岩母妻皆有方外志入太白山居許由祠旁號由東鄰高宗訪之勑入都拜崇文館學士帝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岩宅坐厚裴炎放還山惟與宋之問為方外友泉石膏盲

潘師正道士對高宗茂松清泉臣所須既不乏矣詔以其居作崇唐觀時太常獻新樂上名之為祈仙望仙曲

劉道合同時隱嵩山上為立太一觀居之封太山祝雨戊霽先行祈祓為帝作丹劑成卒

循吏

田仁會平州自暴求雨勝州平盜

裴懷古懷輯姚巂蠻歸者日千計執縛首惡遂定南方爭浮屠被誣枉使突厥不屈亡歸弱

不能騎　姚巂首叩闕願鎮遠夷　討始安賊未踰嶺誠諭禍福賊降輕騎至壁諭之悉歸所掠諸洞亦牽連根附嶺外平　相州并州所至懷愛　再至并迎者驅之愈衆　清介

儒學

蕭德言裒經史帝王所以興衰者上太宗　晚節學愈苦妻子諫老人何自苦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　高宗即其家致問

許叔牙詩纂義子儒六尺訛

郎餘令與從父知年號二郎　按浮屠自焚之奸　先餘慶為吏清而刻於法

路敬淳倚廬三年　姓畧　衣冠譜系　唐初姓譜學惟敬淳名家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皆本之

方技

李淳風 袁天綱 皆預知武氏 詳見太宗

葉法善 世為道士傳陰陽占繇符咒之術 猷劾怪鬼 帝化黃金治丹法善言丹不可就徙費財與日盡罷方士 詆浮屠術髙莫之測 往來山中五十年時召入禁中 睿宗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寵映當世 或云生於隋大業化於開元八年年百七歲

中宗 裴炎與武后廢為廬陵王立豫王旦 即相王 是為睿宗而武氏稱制 開告密之門作羅織之獄 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 改唐為周 立武氏七廟 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侍内無復

人臣禮 越二十五年武氏疾甚張柬之以羽林兵斬易之兄弟迎中宗即位復國號唐而武三思弗誅三思用鄭愔謀罷柬之等為五王尋矯殺之復修則天之政大權盡歸三思 太子重俊與李多祚以羽林兵殺三思父子 時政出多門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用事斜封墨勅動以千數韋氏卒弒中宗臨菑王隆基誅韋氏及安樂公主

相

裴炎受遺詔輔中宗 諫中宗以韋后父為侍中帝怒因與武后廢帝立豫王 武后誅宗室諫不

從誅以兵執后　徐敬業反炎請后復辟后
斬之家無儋石　忌裴行儉功斬降虜五十

唐中宗

劉禕之 少與高智周等以文稱　北門學士　以參
奉大議立相王愈見親遂相　詔令叢繁裁
占少選可待　言房先敬貶由有司請后以
其引咎為忠臣　竊語后當反政見殺不亂

武承嗣 后姪　暴忍　諷后革命去唐子孫誅大臣
不附者　建議追王祖宗立宗廟　諷張嘉
福上書乞立己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執
不從皆以罪誅之　后意決還太子遂怨死

蘇良嗣 世長子　為周王府旬馬甚見尊憚　荊州
内采竹之使　雍州每盜發三日内必禽
武后時辯裴匪躬欲賣諸苑蔬
果還相遇辟懷義偃蹇批其頰

韋思謙事迹並在高宗時　武后相之辭疾不許肩輿以朝無可書

魏玄同言選舉　與裴炎耐久朋周興誣其言復辟後賜死

岑長倩文本從子　相武氏羣臣爭言符瑞亦間請改皇嗣為武　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與格輔元不署奏　浮屠上大雲經言革命事詔天下立大雲寺爭不可　與格輔元同見殺

格輔元陳留八俊　兄希元與韋懷太子注後漢書

歐陽通詢子　居母喪盡孝　為相與岑長倩固執武承嗣為太子作諸武意　長倩下獄死俊臣引通同謀雖被慘毒無異詞　俊臣代占誅之　書號大小歐陽體

邢文偉詳見高宗　為相武后御明堂問天與帝之異不得對　又問樂喜賜帛　坐善宗秦客

貶會宅使者至內侍自經死

范履氷 北門學士坐舉逆人誅

傅游藝 在奸臣傳　以符瑞勸武氏革命　廢唐宗廟　後有告其反下獄死　四時仕官

武攸寧 與三思復當國置局使苛取民貲築大庫百餘舍聚所得財一夕火不遺一錢

狄仁傑 社稷臣　黃卷聖賢對　白雲思親　請代同府參軍使絕域　斗南一人　大理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　免伐昭陵柏者死　劾王立本　縱亡卒之繫者使相曉自縛歸　諫避妬女祠　寧州撫和戎落　巡撫江南毀淫祠惟留禹泰伯季札伍員　豫州赦越王支黨二千餘人斥宰相張光輔討越王暴橫仁傑左遷復州　武氏相之　不願知譖己者　來俊臣捕送獄貶彭

澤令　魏州縱城守民就田虜亦引去　再相諫
戎疏勒　請廢安東　諫以三思為子　請迎太
子　卒復唐祚　突厥已去脅從者懼誅逃匿請
曲赦河北　赦契丹將李楷固駱務整三人後用
之克契丹　諫造浮屠大像　進柬之彥範敬暉
姚崇皆為中興名臣　初武后詔宰相舉尚書郎
一人　仁傑薦其子光嗣以
稱職聞　孫兼謨事文宗

郭翰 巡按次寧州薦仁傑於朝即命駕去

崔神基 父義玄有功於后故相　為酷吏所構

崔元綜 剌薄　獄　不入死不止

李昭德 父乾祐諫太宗斬裴仁軌　為相諫以武承嗣典機密　王慶之率險佞數百請以承嗣

為太子昭德答救之　侯思止舞文笞殺之　叱獻洛水赤心石者　然頗怙權　郎愔謂其鼻息所衝上拂雲漢　與來俊臣同日誅

累石代洛水橋柱銳其前殺水

姚璹 思廉孫　尊媚事武氏　取山川草木有武字者獻為符瑞　明堂火謂非天災　為武后造天樞著功德　以帝王謨訓不可缺紀請仗下所言令宰相自記號時政記以授史官

姚元崇 相凡七年不從易之私請出為靈武總管將行舉柬之為相　謀誅二張餘見元宗

婁師德 江都尉時盧承業謂台輔器　白水澗與吐蕃八遇八克　豐州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

使吐蕃　拜相仍出營田　李昭德恚其行遲

唾面自乾　　壘灑送人　薦仁傑　仁傑稱其

為將謹守　與郝處俊俱稱長者　為將相三十年　恭儉樸忠　方酷吏殘鷙獨能以功名自終

韋巨源 相武后委碎　士大夫莫能解體　勸韋氏行武氏故事　南郊請后亞獻而已終獻

陸元方 明經後八科皆中　涉海風濤不懼　薦舉不問讐黨后怒令白衣領職薦人如初兩拜平章　大事當白　清謹　焚奏草　自謂陰德在人當有興者　子象先相睿宗景倩景融皆知名

豆盧欽望 相中宗十餘年自全而已

蘇味道 為相模稜持兩端　坐附張易之貶卒　賀三月雪　與李嶠俱以文翰顯時人號蘇李

王孝傑 少以軍功進　嘗為吐蕃所執知虚實故為將能克龜茲等數城　為相與吐蕃戰不利免　後與契丹戰没張說謂其雖敗功可錄

武什方 嵩岳山人即乞歸山從之

楊再思 為相十年阿匼取容 謂直者先禍 桓彥範劾張昌宗再思謂其治丹有功 戴令言為兩脚狐賦譏之 稱昌宗荷花似六郎 中宗時希三思意按殺王同皎 高麗舞 遇盜使留撒 韋斗者謂癡宰相閉坊門

杜景佺 益州錄事叱司馬房嗣業詔未下而視事 與徐有功以仁治獄 為相言季秋梨花不祥請罷 河北脇契丹武懿宗欲盡論罪景佺爭之

王及善 將刺魏州因延問陳治亂后留之 勸誅俊臣 清正 有大臣節 侍晏戲 裁抑二張

宗秦客 天授時納言 楚客 神功時同平章事 皆后從姊子 兄弟並以奸賦流

李嶠 幼夢雙筆年少文名與賓王等 申狄仁傑李嗣真之枉否者抵死 言諸造巡察使法頗期迫乞十州置一御史以朞歲為限 相武后諫造大像 張易之敗坐附會貶 為吏部置員外官數千欲藉時望復相 既相上書言時政之非自盎 嘗密請諸王子不宜留京 上武氏皇符篇

魏元忠 在太學跌蕩 學兵術 上書高宗言命將用兵之要 對帝不能用王義方劉藏器監 李孝逸討徐敬業 周興欲殺之以平楚功得流 為來俊臣所構臨刑不動 喝侯思止獄洛州治號威明 笞殺張易之家奴 禦突厥討吐蕃持重未嘗敗 奏二張下制獄張說爭之不許安樂公主求為皇太女之請 韋月將等以上書言三思被殺王同皎以謀誅三思被族元忠依違其間 相武后有清正名 相中宗天下傾望稍憚權倖譽望大減 袁楚客規其十失 與

聞節愍討三思誅
楚客等怒貶卒

韋安石政尚清嚴　德鄭二州吏民尊畏　相武氏
折辱二張三思　易之引蜀商傅蹇后前顧
左右引出　陸元方自謂不及　太平公主
有異謀欲引之拒不從且白太平仁孝於上

李懷遠宗人欲藉以髙廕辭曰因人之勢髙士恥之
擢四科　平章事　素約不治宫室　乘
欵段馬曰
吾幸其馴

于景伯侍中宗同波詞獨為規
語　睿宗時議停都督

王綝字方慶　治廣第一　武氏求其十世祖羲之
書因上十一世祖導以下書　言孟春不可講
武　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曰廬陵王陛下愛子
尚在遠　諫乘腰輿　非忌月之説　聚書不減

秘府　尤精三禮門人次雜禮問答　九世孫傳相昭宗

吉頊納二女弟於武承嗣救父死　勸殺來俊臣王又以告后后乃遷中宗　因劉思禮謀反上變引平生所恨六姓同日論死是其失處后倚腹心嚴語侵武懿宗說二張復廬陵

朱敬則世被旌顯一門六闕　諫羅織救魏元忠張說死廬州還無淮南一物論秦漢不可復用封建與三從兄弟居四十年背産無異執政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　不肯預撰三教珠英　不肯與武三思等十八人圖世潔其為人　敬暉誅易之兄弟本其策

唐休璟名璿　舉明經　破奚契丹　諫棄豐州敗吐蕃于洪源涼州吐蕃請和願識　西突厥諸蕃失和與宰相議盡與邊州建請合　武后謂其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　為右庶子出為

安東都護啟中宗易之兄弟恩寵太過非人臣所宜　為尚書僕射大水自劾　行師料敵未嘗敗

識山川險阻　初得封以賦絹散其族　為大塋葬五服内親　然謂張仁愿築受降城不可

踰八十猶倚權近求復用　為子娶賀婁尚宮女約起復為相　當國無他毗益　時稱宰相文武兼者惟李靖郭元振休璟與張仁愿

韋嗣立　與承慶異母解衣代兄撻　兄弟相代鳳閣舍人　言學校之廢　乞赦垂拱以來輕重罪　為相先自補汴州以重外任　善二張貶相中宗　時崇飾寺觀恩倖食邑凡五十四州皆上腴大府歲調絹百萬而封家反百二十萬京官坐貿聲稱下乃補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乃擬縣皆極言之詔附韋后屬籍顧待甚渥　子濟開元選縣令二百居第一　尚書左丞三世居之

所至有治稱

韋承慶　三掌銓選議者公之　文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槀　諫任相太輕　諫太子嗜聲色乞繩察左右進諭善箴拜相以附易之貶

房融　武后相之　次年復辟貶死　子琯相肅宗

桓彥範　復辟後　武后時乞窮治張昌宗　乞雪為酷吏破家者疏十上　誅張易之復辟中宗　諫韋后預政胡僧慧範出入宮禁及用方士鄭思普葉靜能皆不從　不肯殺三思　三思流瀼州殺之

楊元琰　十八代祖震　與柬之江上私語卒與五王誅二張　知禍未已請祝髮　後獨全

敬暉　諫河北方秋而城　留守長安以治幹聞　誅二張　與薛季昶苦請殺三思不從　彈指流

崔玄暐母盧氏戒以忠清　當公介然不受私謁
陳酷吏誣籍數百家之枉　助宋璟劾昌宗
后疾乞以太子相王侍醫藥不宜引異姓　誅
二張謂武后曰北征所以報陛下　徙寓郊墅羣
從自遠會食　子孫不使踰常
渙專意經術　孫渙事肅宗

張柬之以賢良召年七十對策千餘為第一　諫取
突厥女忤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言歲戍姚
州之非甚悉　武后問仁傑奇士因薦以宰相
才姚崇又薦遂相之　首謀誅二張貶瀧州卒

袁恕已誅二張　楊務廉以工功為將作恕
已出之　流環州抔土食以求死

五王彥範扶陽王　暉平陽王　玄暐博陵王
柬之漢陽王　恕已南陽王　文宗皆錄其

後

武三思 武后姪　傾詖善鉤探隱微　相武后屈節二張　上復辟因韋后入宮中反易國政而殺五王　既私韋后謀廢太子　太子發羽林兵斬之　睿宗立斲棺夷其墓

蕭至忠 與友期雨雪如約　劾蘇味道貪贓　答李承嘉臺無長官事當專達　劾祝欽明等百寮震悚　泣救相王　為相諫用貴要乞宰相子弟授外官　時相皆務茍安惟至忠介然獨不詭隨　晚節以附太平公主敗　簡儉自高無施遺及籍沒珍寶不可勝計

蘇瓌 威曾孫　不啓為來俊臣致請書　揚州穫被自將　請罷十道使州縣同日括戶　請武后併寺省僧　明法令多識舊章一朝格式多所刪正　留守捕鄭普思窮訊卒流之　折韋后亟獻

初拜官獨不燒尾太子𣍘初拜獻食與楚客等爭

相王輔政　治州常最　爲相多陳當世利病

子頎與宋

璟相元宗

張仁愿元名仁亶　爲殿中侍御史不肯聯章請武

承嗣爲皇太子　爲總管劾孫承景偽圖戰

功受賞　洛州穀貴多盜盡殺之　神龍中爲朔

方總官築三受降城於河北自是朔方無寇歲省

費億計兵數萬　爲將將吏信服　朔方所

用后皆著稱世稱知人　拜相復都軍備邊

魏元忠　韋安石　李懷遠　唐休璟　韋巨源

楊再思　李嶠並見復辟以前

崔湜小人　彥範引之使備三思湜附之而殺彥範

後附太平公主得爲中書令　典選納賄銓

品無叙　與譙王通當死劉幽求張說救之　及為相惱幽求而逐說

宗楚客　請以節愍首祭三思　附韋后安樂公主與紀處訥為黨號宗紀　崔琬劾其專威福中宗和解之號和事天子　使趙延禧陳符命　韋氏敗誅　知吐敦不反　謂張仁亶所築城萬世利

晉卿　楚客弟　武后時總內外衆作

紀處訥　魁岸　妻通三思遂欵昵　帝問穀價三思使太史奏攝提近帝座　與楚客同相

祝欽明　擢明經　以經授中宗　桓彥範等受周官大義　朝廷尊之　以匿親忌日斥　與郭山惲建議以韋后亞獻郊祀　八風舞五經掃地　倪若水復奏斥之諸儒羞之

郭山惲　中宗宴近臣使徧為技惟山惲誦鹿鳴蟋蟀二詩　后與欽明辭論阿世不能終其守

趙彦昭 其父因毋泣不食其游獵之饋遂力學 彦昭以姑事巫趙得宰相 將使吐蕃恐失權武敎之請於安樂公主得留 姚崇執政貶之

韋温 后從兄 初試吏坐贓斥 為相以天下在人欲自植黨牢其權然死能不如諸武 帝崩謀以韋氏受命而玄宗兵起

諸臣

岑羲 文本孫 江東三岑羲金壇令仲翔長洲令神休溧水令 三思用事時獨草表削諸武封掌政獨庶㔟 一家在清要者數十人每嘆物極則反然不能抑退 坐與太平公主謀誅

王求禮 諫武氏明堂瑚飾曰此瓊臺瑤室 辨丞相豆盧欽望飲傳京官奉助軍 蘇味道三月賀雪屬聲責之 武懿宗敗於契丹乞誅數百族求禮乞斬懿宗

蔣欽緒言韋后不應亞獻　精治道馭吏嚴整　吏部擢韓琬典等　諫蕭至忠非分而求　錄因河南振貧　乏孤潔自守

唐紹臨之孫　韋后欲葬妃公主命婦以鼓吹紹爭之　爭韋后亞獻　爭武氏諸武墓置守户

言厚葬及婚家侈靡傷化紊禮　玄宗講武驪山以失軍容斬

蘇安恒投匭乞復位太子　明年復諫　張易之凡弟陷元忠於獄獨上書申救　明易之之奸

易之等遣人刺之

桓彦範救之得免

馮元常密諫高宗中宫權重　武后時奏瑞石妄偽　刺劍州光火盗脱中面縛　刺廣州降斬

李嗣仙　周興殺之　閻門雍睦

有禮法　神龍中旌之曰忠臣之門

王晙 上疏辨二張誣魏元忠 詳見元宗

李多祚 蕃將 本靺鞨 與張柬之誅二張 節愍誅三思多祚先至不戰為其下所殺

李敬業 勣孫 坐贓貶因與失職者起兵揚州匡復魏思溫令其襲東都不從守金陵而敗

武平一 武后時隱嵩山修浮圖法 中宗時請抑母黨 乞抑太平安樂公主黨 與崔日用酬詰春秋崔請北面

諫用胡人筆歌

徐有功 蒲州司法不辱一人 武氏興獄犯顏爭枉直 爭顏餘慶死 韓紀孝已死不籍其家 救任知古等七人死 周興劾之免官 再用天下洒然稱賀 救竇孝諶妻龐氏免死而有功為民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皇甫文備誣有功文備下獄有功出之曰爾所言者私忿我

所守者公理　凡三坐大辟不憂赦之亦不喜

所活甚衆　酷吏為少衰　潘孝禮謂賢於釋之

張廷珪　諫武后　浮屠錢營佛祠　諫市河南牛

諫窮張易之黨曰趨附者半天下盡誅則已

元宗時旱上疏　襲回紇五不可

諫石國市馬　八分書　善李邕

李日知　僕不去曹因無死法　侍母病數日鬚髮白

安樂公主館第賦詩獨規誡　乞骸不諆

於家曰日知至此已過分人亦何

厭之有　諸子婚名族人譏之

宋務光　大水直言　言分

封之賦多於國賦

呂元泰　亦直言胡戲之

非　二人皆尉

裴守真　六科連中　求淳旱祿賜奉姊及諸甥

司府丞覆獄多恕　成州吏民懷之

蘇珦 鄠多訟珦為尉至長史府裁決明辨自是無訴
者 不為武后按訊韓魯諸王 勑王弘義代

林晉 典選糊名晉獨事當抜 裴光挺被却官
就籍以朱點頭 晉令點頭者更擬

薛登 善議論 上疏武氏言選舉請文試效官武闕
守禦 乞禁四夷質子其已在中國者勿遣歸
睿宗時勑僧慧範 太
平公主奪民邸肆見出

王志愔 為治剛鷙所居畏讋 上言
論法令謂為國當以嚴致平

尹思貞 隆州按邑豪蒲氏部人刻頌 坎地獲戟
敕肅月將之忠 斥李承嘉之奸 十三郡
皆以清
最聞

鄭惟忠 不肯禁嶺南畜兵曰
善為政者因其俗

姚珽 四上書諫節愍太子中宗擢之 曾祖察著漢書訓纂后世竊為己說 珽著紹訓以明舊義

六州皆有政績 歷定州尚書官皆與兄璹相繼

崔神慶 后以其父義玄有功於己擢并州長史 并州以詔改錢幣物價踊百賈驚擾神慶察其豪猾所妄為 跨汾聯堞合為城 請用玉契召太子 劾昌宗濶賂不盡流死

陳子昂 年十八未知書 家富尚氣弋博后修飾

諫葬高宗於長安 勸武氏興明堂太學

對三事遣使按巡安守令 禍福因機 諫拒十姓入朝 諫止襲吐蕃 上周受命頌奏八科措刑招諫 官人勤賞 知賢息兵 去疑安宗子

縣令段簡知其富捕送獄死 變徐庾文章為雅正 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

張鷟幼夢紫文五色鳥故名　制舉皆甲科四參選判為銓府最　員半千謂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　號青錢學士　武后以為御史　倘蕩无檢罕為正人所過　開元初交劾其訕政貶　嶺文立成浮艷少理論著率詆誚蕪猥然亦大行一時　新羅日本出金寶購其文

張易之行成子　昌宗行成族子　六郎　易之頎晳五郎　美姿　太平公主薦昌宗入侍昌宗又薦易之　善鍊丹並出入禁中不旬日貴震天下　武后病知不免圖不軌張柬之等斬之　置奉宸府以易之為令而闞朝隱薛稷員半千為供奉　昌宗禁中著三教珠英而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等同撰

崔融擢八科高第　以文學與李嶠蘇味道王紹宗見親於易之　撰武后哀冊最高麗思苦神竭

而死　修武后實錄　為文華琉未有輩者　嘗諫盡征關市

忠義　王同皎　扶太子中宗上馬誅二張欲殺三思事泄見斬自如

安金藏　見睿宗

孝友　元讓　擢明經　以母病不肯調鄉里人訟者皆詣讓判

徐元慶　復讐　父爽為尉趙師韞所殺遂殺尉詣官陳子昂建議殺之云成其節　其后柳宗元駁之　乞附于令

隱逸　武攸緒　武后兄惟良子　恬淡寡欲好莊易　后革命起之不從　盤桓龍門少室間雜作自混於民　中宗召之苦乞還山　再召將使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則冠帶趨常班再拜朝廷嘆

息　賜予無所受　接語寒
溫外無所言　至開元卒

衛大經　卓然高行口無二言　武后召不至　友之
母卒盛暑步往弔之至則以事行矣遂設席
行弔禮
而返

王友貞　返股　武
后召不至

循吏

韋景駿　肥鄉令移漕渠岸使南千步鄣水至岸得不
壞　貴鄉令母子訟者授孝經　過肥鄉小
兒亦迎　罷
房州淫祠

儒學

沈伯儀　議郊丘三
帝並配

王元感　明堂封禪儀衆推練洽　讀書老不廢　書
紏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數十百篇覽知古

嘆為五經指南　祝欽明等見其詆先儒沮之　詔褒美為儒宗

孔若思　母教　長以博學聞　或遺以遂良書為納一卷其人曰是貴千金取何廉還其半　謂仕官至郎中足矣　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　五王以其多識古今大事必資　衛州勑別駕

李道欽別駕見刺史致恭始此

褚無量　定韋后不得亞獻　見元宗

徐駙　寬厚長者　請從奏覆　諫罷及親屬　王方慶質禮學疑目為鳳閣舍人樣　三教珠英彌年不下筆賴之成書　爭姚州蠻輸賦謂不宜與中國同法已而李知古果敗　不受太平邀　又以妻岑羲女弟辭機密羲敗得全　元宗改集賢院副張說為學士　諳識典故

王紹宗 僞書足給即止 徐敬業劫之不應 作書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或以比世南 被中畫腹

元行沖 仁傑藥籠中物 見元宗

尹知章 夢巨斧破心 馬懷素緒定祕書奏知章是正文字 尤熟易老莊書

張齊賢 辨吉朔議置大社

柳沖 修性系錄 傳中系講學源流甚詳

文藝

杜審言 博才傲世 集判出謂蘇味道當羞死 屈宋作衙官 貶吉州司戶周季重將殺之 審言子年十三刺季重 武后召用之問喜否遂舞蹈作懽喜詩 坐交通易之流 宋之問武平一

問疾謂造化小兒相苦又謂吾在久厭公等　予聞孫甫

富嘉謨　吳少微

時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二人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皆預修珠英　與魏谷倚號北京三傑二人同尉晉陽同左臺御史亦相繼卒

王勃

六歲善文　九歲作師古漢書指瑕　未冠高第　戲為諸王作鬬雞檄文高宗怒其交搆斥之以多藥草求補虢州參軍　陵藉僚吏卒除名父福畤亦坐勃遷交阯勃往省渡海溺卒年二十九　記滕王閣　每為文酣飲被覆而臥時謂腹藁　補祖通續書　論五運以唐繼周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作唐千歲歷王楊盧駱號四傑楊謂媿在盧前恥居王後　兄勔弟助皆第進士號三珠樹　小弟勸亦有文　韓思彥常謂福畤有譽兒癖

楊炯 為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果以嚴酷不為人所多卒于官 中宗贈著作郎

盧照鄰 新都尉病去官 得方士丹餌之 父喪嘔丹出疾益甚 足攣手廢作五悲文傷不遇自沈死 張說謂其文如懸河酌之不竭

駱賓王 義烏人 七歲能詩 武后時數言事下遷臨海丞 棄官去 為徐敬業作檄文 亡命不知所之

中宗詔求其文

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濃雲欝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有典則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

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
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
謂篤
論云

元萬頃 征高麗為別將郎待封作離合詩報李勣
草檄譏高麗而識其不守鴨綠莫離支報聞
命自是軍不得入高宗投之嶺外 武后召與諸
儒論譔禁中 撰列女傳臣軌等 九十餘篇
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
分宰相權故時號北門學士
北門學士元萬頃 范履冰 苗神客
周思茂 胡楚賓 劉褘之 見本傳

李適 修三教珠英 夢
論大衍數知死

李邕 雖不顧細行而不
附二張 見元宗

劉允濟文與王勃齊名　賦武氏明堂述功德　修史言班生受金陳壽求金僕視如浮雲青州有清白稱　召為修文館學士　喜飲卒

馬懷素事武后不阿　見元宗

宋之問武氏游龍門之問詩成后奪東方虬錦袍賜之　易之所賦皆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　與朝隱同貶逃歸匿張仲之家發仲之與王同皎謀三思事復得用天下醜其行　附太平公主見安樂公主權盛又附之　太平疾之發其知貢舉時賕餉　越州自力為政　窮歴剡溪賦詩流布京師　睿宗賜死之問父令文富文辭工書有力絕人稱三絕之問以文章弟之拂以驕勇之遜以草隷各得一絕　初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

佺期又加靡麗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沈宋

閻朝隱 滑稽屬辭奇詭為武后所賞后疾身為犧以代后疾

方技

嚴善思 淳風死候家不效武后自謫所召之熒惑入月謂下臣謀上繼而東之誅二張諫以后合葬乾陵曰以卑動尊術家所忌

浮屠泓 為張説市宅戒毋穿東北土隅他日過之云宅氣索共視則穿三坎泓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果汙賊死斥

外戚

武士彠 高祖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仲女為高宗后廢唐立武氏七廟而追帝之

承嗣 士彠孫相武后 攸寧 士讓孫 三思 士彠孫相武后中宗 並 懿宗 士逸孫

統兵二十萬討孫萬榮懼不知所出

訊大獄誅大臣險酷雖周來不能繼

酷吏索元禮 揣后意興大獄 一囚至連數百論殺最多
來周踵而奮 後受賕吏還以鐵籠鍛之死

獄中

來俊臣 前後夷千餘族 使不逞百輩飛語每摘一
事千里同時發號羅織 諸武證其異圖斬

西市骨肉
無孑遺

周興 屢決制獄 殺數千人 江融尸奮而行三蹴
三作 俊臣鞫其反請君入甕 流嶺表道見

殺

侯思止 髙元禮奴 告舒三元名反拜游擊將軍
自謂獬豸不識字 武后拜御史 以白司

馬孟青之語鞫魏元忠
宰相李昭德搒殺之

王弘義自謂檄如良毒野葛求傍舍瓜不得誣
自白兔流瓊州矯詔還胡元禮杖殺之

郭弘霸四其御史嘗糞見李思徵為厲自刳
腹死　一日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殺王同
皎等

周利貞殺五
王

武氏盜國酷吏並興周矩諫之浸以罪去肅代間雖

有之而不若是其甚云殺五
王

睿宗立以隆基為太子　姚宋協心革弊　罷斜封官

數千人　有正觀永徽之風　未幾太平公主用事權傾人主自宰相以下進退係其一言　姚宋貶而紀綱亂復如景龍之世　因星變傳位太子為元宗

相

姚崇　宋璟 初即位用之　二人協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有正觀永徽之風　璟為吏部而李乂盧從愿為侍郎不畏强禦請謁路絕　崇之為兵部而陸象先盧懷謹為侍郎武選亦治　罷斜封官太平公主交構太子二人力爭貶公主於蒲州　公主怒貶二人而公主復歸為相凡不及十月　餘見中宗元宗

郭元振 名震　太學生時家送錢四十萬遇五世未葬者盡與之　吐蕃乞和遣覘虜情　涼州

都督拓境千五百里　治凉五歲夷夏畏慕　為安西都護突厥欵塞與其酋會而首適死將勒兵襲之元振往其營弔喪虜更感義　宗楚客使人代之將行酋長剺面號送　旌節下玉門闗去凉猶八百里城中壺漿爭迎　元宗誅太平獨總兵護睿宗　講武驪山以軍容不整幾死流之　少雄邁及貴儉約手不置書

對覿欣欣退室儼如

張說　決譙王重福獄支黨數百一日而罪人得註誤悉原上嘉其不枉直不漏惡　見元宗

陸象先　吉頊擢尉洛陽父元方不肯頊曰豈以吏部子廢至公　崔湜謂陸公加人一等　為相獨不謁太平公主　公主誑廢帝爭之　元宗時不肯按睿宗時投名者　益州不樹刑法而化蒲州小吏有罪戒遣之　謂天下本無事寡欲　議論高簡　所至民懷

魏知古 諫為公主造金仙玉真觀 發竇懷正詭謀 姚崇不協罷 宋璟嘆其遺直遺愛

劉幽求 戒彥範不殺三思 輔臨淄王 誅韋庶人 謀誅太平見流 姚崇忌之貶守睦州道卒

鍾紹京 善書 武后時諸宮殿明堂皆其筆 既當路以賞罰自肆 不為姚崇所喜與幽求俱貶 多藏王緒等書

竇懷貞 德主子 詭激事飭儉 中宗時娶韋后乳媪自稱皇后阿奢 又附宋楚客安樂公主取貴盛 韋后敗斬妻首以獻 附太平勸營金仙玉真觀 歲犯執法懼請為寺奴 與太平謀逆敗投水死 畏奉宦者 平生俸祿散親族無留

薛稷 道衡曾孫 外祖魏徵家多虞褚書故能書善畫 諷紹京讓中書令於己 坐知懷貞謀

死　子孫尚主　嘗為易之奉宸府供奉

韋嗣立　趙彥昭 見前

崔日用 陰附安樂公主得還　劾鄭普思納女後宮得罪　結納諸武驟拜兵部侍郎　侍宴為回波舞求學士　因僧普潤私謁臨菑王贊誅韋后與薛稷忿競出　入奏計乞討太平公主　帝誕日采大小雅相如封禪書以獻　并州人懷其惠　才辨絕人　自謂能適時制變　不專始謀

蕭至忠　崔湜 見中宗　薛稷以下六人即位初相之　不旬日皆罷

韋安石 拒太平異謀

李日知　並見中宗　然自姚宋䟽安石日知繼之爲政紀綱紊亂復如景龍之世

蘇瓌　爲相多陳當世利害　見中宗

岑羲　附太平敗　見中宗

諸臣

盧從愿　與李朝隱典選六年以平允聞

李朝隱　諫誅五王　執罷斜封官　並見元宗

柳澤　詣闕言太平公主斜封勅　入調又上書乞監章氏拜監察御史　嶺南市舶闔慶立造奇器以進澤諫　元宗善之

辛替否　諫公主築第過多　諫營金仙玉真觀

韋湊 諫作金仙寺觀孝敬帝不宜稱宗
不加太子重俊謚子見素相元宗

裴漼 父琰之同州司戶積案數百 日省決號霹靂
手 漼侍疾十餘年不仕 執政崔湜鄭愔
姦贓之罪不為安樂公主所右 諫當旱造金仙
玉真觀 開元吏部甄拔為多 長於敷奏 晚
奢侈

盧藏用 舉進士不得調隱終南少室鍊氣辟穀 為
拾遺諫武后興泰宮 應縣令舉甲科 善
蓍龜隸篆琴奕 以俗泥於陰陽作析滯論 隱
山中有意當世時號隨駕隱士 司馬子微譏為
終南捷徑 晚徇權利
附太平公主流驩州

李傑 孝友 明經 詳敏 採訪山南復業者十七
八 尹河南寡婦告子不孝殺道士破其謀

復河汴梁公堰　代宋璟御
史長孫昕毆辱之帝為斬昕

陽嶠中八科　桓彥範以為御史不樂彈抨　謹飭
為州清白　魏州人勞耳闕下請為刺史
國子祭酒以鞭生徒見毆謂吾
備位方伯心亦昔時一尉耳

李乂監察御史劾奏無避　除葉靜能奸　諫發庫
背贖生　與宋璟典銓請謁不行李下無蹊
黃門駮正書　仲李乂不可過　諫金仙玉真觀
拒太平公主　姚崇畏乂明切　李氏花萼集

韓思復家富　金玉玩好未嘗省　後家貧歲飢併
日食杜瓘餉之綾不發　梁府倉曹會旱輒
開倉賑民　汴州司戶不行鞭罰　諫作景龍觀
開元諫遣瘞蝗使　天子題墓　仁恕　子

朝宗諫乞寒胡戲　諭人汉楚州昭
王井　因訛言兵興避終南眠

忠義

安金藏 太常樂工 武氏時剖心以明皇嗣不反睿宗至孝 元宗詔鐫名泰華山碑

吳保安 郭仲翔薦為李蒙書記 保安至蒙已戰沒於廣仲翔被禽保安力居貨十年舍妻子積縑千間關求仲翔贖之凡十五年乃還

古今紀要卷十